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璠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一

筆札

自結繩既代迄於夏商蟲篆鳥跡以紀庶物其後篆籀殊體草隸繼作踵事變本增華競逐世之學者研精極慮克臻其妙各自名家乃至馳聲於天臺流譽於絕域傑出於衆為時所珍自非心術之幽通天機

之異稟又曷能窮妙墨之深致為藝圃之殊觀哉  
漢陳遵為較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去亦藏也

後漢崔瑗為涿北相瑗子寔為尚書並善草書

張超為車騎將軍別部司馬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  
共傳之

張芝太嘗與之子字伯英少時高操公車有道徵皆  
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  
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先是杜伯度崔子玉  
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趙襲與羅暉拙書見嗤於芝芝  
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也

孫敬少時畫地學書書日進焉

楚國先賢傳日敬好學嘗閉戶為閉戶

生先

魏梁鵠字孟皇漢末師宜官隸書為最甚矜其能每  
書輒削焚其札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太祖欲為維陽令鵠  
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太祖募求鵠鵠

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  
嘗懸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官殿題署皆  
鵠書也

韋誕爲郎中除武都太守以書不之郡轉侍中雒陽  
鄴許三都官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爲承制以御筆墨  
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  
芝筆左伯綆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乃可以逞  
徑丈之勢小則方寸千言

衛覬典著作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一云尤工  
古文筆跡

精絕

劉廙爲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善史書與鍾繇邴邴淳衛覬  
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王陵爲太尉少子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  
書皆以爲法

吳張紘爲會稽東郡都尉旣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  
孔融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  
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張昭字子布爲輔吳將軍少善隸書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

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晉荀勗為光祿大夫領祕書監始書師鍾胡法鍾繇胡昭也

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

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

英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恒為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

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

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

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

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

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

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

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

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

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蝌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

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衛覲寫淳

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法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  
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  
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  
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與以存  
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  
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  
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  
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  
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繁渙

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  
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萐  
以垂穎山岳峨嵯而連崗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  
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  
或守正循塗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  
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  
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  
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若翔  
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  
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

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  
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衛獄吏  
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滅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  
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  
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璽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  
使司空甄豐較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  
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日謬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  
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  
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  
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邲鄆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  
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  
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

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  
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  
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  
復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編揚波振擎  
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木濃  
未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橫者  
如編杏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  
望之若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  
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柔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  
其卻間般倅揖讓而辭巧猶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  
之首目繁煩斌其可觀摘華豔於紉索爲學藝之範  
先嘉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御舉  
大畧而論旃秦旣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  
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作楷法至靈帝好書  
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  
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  
觀覩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減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拊  
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拊鵠卒以  
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

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  
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雒  
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軍門署軍假司  
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  
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  
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邳鄆淳宜爲小字鵠謂淳  
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  
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  
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  
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

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  
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  
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嘗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  
列砥平繩直或蛭蠶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修短相副具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  
錯落其間若鐘籟設張庭燎飛煙漸巖巖嵯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  
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柔所不能  
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  
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



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姿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頰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

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及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傾左揚右望之若峭竦企身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踟蹰點黥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佛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憚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鸚鵡楸枝絕筆收

勢餘纏糾結若杜伯挺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  
是故遠而望之墮焉若沮卒噉虛就而察之一畫不  
可移機微叟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髮髯若斯

索靖爲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  
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作草書  
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旣生書契是爲  
蝌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  
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  
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蚪膠或往  
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欬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

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過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芝草  
蒲萄還相繼棠桺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  
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  
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姝靡苦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伎獸嬉其間騰猿飛颺  
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  
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  
或若自簡於嘗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  
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

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  
奇妙之煥爛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  
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世於紈素垂百世之殊  
觀

李充爲丞相掾累遷中書侍郎善楷書妙參鍾索世  
咸重之

李式充從兄也爲侍中善楷隸

辛謚爲太子舍人兼散騎嘗侍工草隸書爲時楷法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尤善隸書爲古今之  
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羲之嘗

謂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在後爲其父  
誤刮去之門生驚懼者累日又嘗在葢山見一老姥  
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  
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  
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  
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  
張芝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度  
翼邠愔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  
因與羲之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

乃上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頤還舊觀

王凝之羲之子也為左將軍會稽內史亦工草隸

王獻之凝之弟也為中書令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

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

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後為

謝安長史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

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時議者以為羲

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

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

玩之

謝安字安石為太保善行書

宋孔琳之為祠部尚書以草書擅名

羊欣為中書郎尤長隸書初欣年十二父不疑為烏

程令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

入縣欣着新練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

書因此彌善

徐希秀為游擊將軍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費禪靈

二寺碑即希秀書也

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縣尹工書學於羊欣得草妙

南齊劉繪為中書郎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術

周顒為國子博士以從外氏車騎將軍誠質家得衛嘗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創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王僧虔為尚書令弱冠善隸書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逾子敬王獻之字方當器雅過之晉泰始

中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晉世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攻書又為郡論者榮之昇明中為尚

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及太祖卽位與僧虔親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

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一云臣書人臣中第一帝書帝中第一帝

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示僧虔古跡十一帙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吳大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玉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又為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

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虞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與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駉駉嘗欲度驂騑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人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辯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鄙惜章草亞於右軍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以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邁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書學右

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傳於世

王慈僧虔子也為東海太守謝超宗嘗謂之日卿書

何如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

人以爲名答

超宗鳳之子

梁蕭幾字德玄為尚書左丞善草隸書

王志初仕齊為吏部尚書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

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為書聖

殷均字季和尚武帝女永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善隸

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貴之

顏協為湘東王記室少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吳

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

協所書時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手言

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府中以協優於韋

仲而減於善勛

蕭子雲為侍中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

恒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勅曰臣昔不能收賞隨世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

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指畧論飛

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

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恒猶子敬之不及

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恒逮爾  
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  
日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  
恒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  
逢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  
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乃爲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蕭特子雲子也爲太子舍人亦善草書高祖嘗論子  
雲日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

蕭乾子雲兄子也乾字思惕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  
法仕陳爲五兵尚書

到沆爲北中郎將諮議叅軍勤學工篆隸

劉孝綽爲祕書監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陳蔡景歷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

趙知禮爲右衛將軍善隸書

王彬字思文爲祕書監好文章善篆隸與兄志齊名  
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蕭弘爲金部侍郎善隸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  
事指弘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弘謝曰



此陛下假其毛羽耳

毛喜爲光祿大夫少好學善草隸

謝貞爲招遠將軍掌中宮管記初貞年十三工草隸  
蟲篆

徐僧權爲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

後魏谷渾字元冲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

崔宏字玄伯潛之子也位至天部大夫爵爲公尤善  
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誕並  
以博藝知名誕法鍾繇悅法衛瓘俱習索靖之草皆  
盡其妙誕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潛潛傳玄伯世不  
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書特精巧  
而不見遺跡

崔簡字冲亮玄伯子也一名覺爲中書侍郎叅著作  
事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崔浩玄伯子天興中爲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嘗置  
左右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  
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  
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崔衡字伯玉學崔浩書頗亦類焉獻文天安元年擢

為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跡也  
崔挺為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勅長安書文明太后父  
燕宜王碑賜爵泰昌子

崔潛仕慕容暉為黃門侍郎為兄渾誅其手筆本草  
宣武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  
至是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東魏武定中遵  
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楷之左光祿  
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過於已也  
江式為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  
持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雒官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

江順和式兄子也為征虜將軍亦工篆書先是太和  
中兖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勅法會侍  
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盧淵為祕書監自遠祖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  
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當代宮殿多所  
題自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  
崔盧二門

呂溫字晦陽為上黨太守善書

李思穆為營州刺史工草隸為當時所稱

賈遵為尚書郎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

柳僧習善隸書敏於當時為裴植征虜府司馬

劉仁之祖涉書史真草筆跡頗號工便尉元昭引為

御史

裴敬憲為太學博士學博才清工隸草書

高遵為中書侍郎頗有筆札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

進爵安昌子

郭祚為雍州刺史少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

世

劉懋為太尉司馬善草隸多識音字

王繇為給事中東萊太守有文才尤善草隸

北齊杜弼為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

每為時輩所推

蕭愷好學攻草隸書南土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

待詔

趙仲將為散騎常侍學涉羣書善草隸與弟書書

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便似相輕易若

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源楷字那延為黃門郎善草隸書

張景仁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勅教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行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王愛之呼爲博士

劉顓好文學工草書爲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

後周王褒字子淵初在梁爲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時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

趙文深字德本爲大祖丞相府法曹參軍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儁而已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退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官殿樓觀皆其跡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溪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路寢寺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郡守文深雖居外

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

隋竇慶頗工草隸官至河東太守

房彥謙爲司隸刺史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關毘爲殿內少監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

唐楊師道爲中書令少善草隸

虞世南爲祕書監同郡沙門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繇是聲名籍甚

歐陽詢爲太子率更令初學王羲之書後漸更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

爲楷範焉其人分龍爪古篆世無及之飛白尤妙議者方於蕭子雲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也

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博學文史尤工隸草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請闕以獻當時莫能辨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自是漸承恩遇每事顧問之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工草書高宗以縑素百卷令寫文選一部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唯余及世南耳行儉撰草書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

王方慶爲鸞臺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家多書籍則天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爲榮

鍾紹京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銘及諸宮門榜皆紹京所題

王知敬則天時爲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

盧鴻一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書跡後罕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精模仿筆力道麗當時無及之者終爲太子少保

韋陟爲吏部尙書幼有文彩與弟斌篤志勤學以筆札知名

賀知章爲祕書監善草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尤猶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顛知章如與旭遊於人間每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人之張索不如也然旭稍過於知章

張廷珪爲太子詹事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邕所撰碑碣必請廷珪入分書甚爲時人所重

顏真卿字清臣瑯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真卿少勤學孝敬有文詞工書官至太子太師徐浩肅宗時爲中書舍人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韓滉字太冲少好學弱冠強學尤工書位至簡較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

袁滋工篆籀雅有古法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柳公權初爲夏州李聽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召見謂之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

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  
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且曰  
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  
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與學士聯句公權詩曰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諷此兩句令公權題於  
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之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日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  
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真書十字  
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日永  
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草書八字日謂語助者焉  
哉乎也賜錦絲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  
行帝尤奇惜之

裴潏為兵部侍郎少篤學善隸書

盧知猷為太子太師尤工書落簡飛翰人爭模倣

周馬胤孫為太子詹事嗜八分書題尺訓答必存其  
蹟

楊凝式以右僕射致仕凝式善於筆札居壁藍牆之  
間徃徃恣其題紀



主祭其禮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十二

起復

喪從哀制緣情之禮斯在思繇義斷移孝之文足徵  
故晉侯始墨以從戎子騫腰經而服事奪情願變其  
來尚矣西漢而下則有君丞弼之任亮采平邦家處  
瓜牙之權式遏於亂畧以至引籍於肩禁影纓於文

陸奄丁艱疾幸去班列繇是舉茲彝典復其舊貫若  
乃賜予優渥存問周至斯又示優賢之旨勉徇公之  
節者已

漢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以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

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

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嘗大功十五日小功十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後漢趙喜明帝時代虞延行太尉事後遭母憂上廩

乞身行喪禮帝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耿恭永平中為騎都尉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

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

張酺和帝時為太尉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

服

桓榮字叔元順帝時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

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

晉賈充文帝時為侍中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

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

還內

鄭默武帝時為散騎嘗侍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

山濤為太嘗遭母喪歸鄉里武帝詔曰吾所共致化

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搖動宜崇明

好惡鍾以退讓山太嘗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表章懇切會元皇后薨遂扶輿還維逼迫詔命自力就職

張華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嘗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

傅咸北城泥陽人也惠帝時爲御史中丞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較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

於官舍設靈座咸又上表曰臣旣篤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疾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旣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覩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繇陛下有以獎勵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繇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

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也

張闔元帝時爲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闔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

桓石虔孝時爲寧遠將軍南頓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郤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奮威將軍南平太守

司馬元顯會稽王道子之世子道子妃薨孝武下詔曰會稽王道子元顯風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

私限遠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繇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湏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宋毛循之武帝時爲右將軍居父憂時盧循逼京邑循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成姑孰王誕爲吳國內史以母憂去職武帝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

劉粹爲江夏相母憂去職俄而武帝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

徐湛之會稽公主子也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

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嘗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請廷尉受罪武帝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嘗侍許之

殷景仁文帝元嘉中爲侍中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詔使綱紀代拜中書舍人周赧輿載還府顏竣孝武時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沈懷明明帝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

袁粲後廢帝初爲尚書令元徽元年十一月母憂去職十二月還攝本任加衛將軍

褚淵爲中書監護軍將軍元徽四年十月母憂去職十一月詔攝本任

南齊崔惠景爲冠軍將軍同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

蕭景先爲侍中兼領軍將軍遭母喪詔起爲領軍將軍

蕭赤斧爲長史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較尉

張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

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較尉

楊公則爲扶風太守武帝永明中母憂去官雍州刺

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

梁沈約爲侍中遭母憂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

史

丘仲孚初仕齊爲干湖令有能名以父喪去職明帝

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仲孚入梁爲江夏太守

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

鄭紹叔爲衛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嘗

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

樂藹爲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

焉

夏侯夔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交刺

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

起夔爲雲麾將軍

韋粲爲步兵較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

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

謝徵爲鴻臚卿高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

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

丞

沈瑀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

陳姚察爲建安王諮議將軍丁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轉太子僕父凶問自長安到江南察母喪制始除後主慮加毀頓遣使戒諭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類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進表其畧曰臣私門鬻禍備罹殃罰偷生晷漏與申情禮而疋疹相仍苴泉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壞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宮闈祕契趨奏便繁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

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陳亡入隋爲祕書丞丁後母杜氏喪解職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強學待問博極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嘗侍

庚安都遷司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

徐儉後主立授和戎將軍惠宣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

周確爲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闕爲太府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謝貞爲南平王友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勞在疚而官候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後魏陽平王新成長子順景遷懷朔鎮大將軍督三道諸軍事北討未發遭母憂孝文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旣殯而發

趙郡王幹太妃韓氏薨孝文詔曰季代多務情緣理奪幹旣君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喻命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

元英爲梁州刺史父憂解任孝文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



于忠爲左中郎將以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

寇臻爲中川太守孝文初母憂未闋以弘農大盜張煩等賊害良善徵爲都尉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翦之拜振武將軍

陸獻爲尚書令衛將軍尋以母憂解令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將軍獻固辭請終情禮詔曰獻猶執私痛致違徃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勅有司速令敦喻

崔遊爲梁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

張彞爲黃門母憂解任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

奚康生爲南青州刺史遭母憂蕭梁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累遷涇州刺史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公能之名甚盛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

高恭之字道穆莊帝初爲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

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

范紹爲都水使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軍長史帶義陽太守

臬企爲豐陽令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表請懇勸詔許之復起本任加討寇將軍

樊子鵠爲驃騎大將軍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雒陽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

令狐熙爲小駕部河陰之役詔令墨綵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

北齊斛律光太師金之長子爲司徒大將軍天統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宋齊而下逮於梁室雖眷命攸屬而運一非正乃斛律羨太師金之子爲幽州行臺僕射丁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薊

高隆之爲侍中尚書右僕射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

封子澹爲中書舍人丁母憂解職尋復本任爲大行臺吏部郎中以父喪去職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

冀州兵赴鄴

趙彥深爲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任官

封孝琰爲祕書郎文宣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叅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

崔瞻初爲相府司馬天保初兼並省吏部郎中尋丁父憂起爲司徒屬

崔季舒天保初爲侍中兼左僕射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

後周獨孤信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汝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函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文帝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函問信發喪行服陳哀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恒山郡君

梁彥光爲少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頻蒙慰喻

王謙太保雄之子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

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

蔡祐爲大都督原州刺史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

臬仲遵爲三荆二廣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

李德林爲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

病請急罷歸

隋韋壽初仕後周爲京兆尹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

于宣道爲內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每令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

賀婁子幹爲雲州刺史以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門作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丁父憂去職未基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帝不許

韋冲爲石州刺史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  
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  
辭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  
命戎徒靖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畧英遠軍旅  
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  
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  
事

高煥爲左領軍大將軍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煥  
流涕辭讓優詔不許

柳述冀州刺史機之子兵部尚書丁父艱去職未幾  
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

蘇威拜尚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帝  
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  
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  
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宇文弼爲并州刺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

張衡爲揚州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  
馬賜物二百段

崔仲方爲司農少卿以父艱去職未暮起爲虢州刺

史大業中爲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爲信都太守

柳彧爲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

樊子蓋爲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辭不許

皇甫誕爲尚書右丞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

陳孝意煬帝大業中爲御史以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辛公慶爲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

虞世基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

閻毗有巧思爲殿內丞帝深委信之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

唐劉德威爲簡較雍州別駕往齊州推齊王祐祐殺

長史權萬紀德威却據齊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使發河南兵馬經畧遭母憂哀毀殆不勝喪十八年起爲遂州刺史

薛萬徹爲車騎將軍母憂去職俄起爲右衛將軍

劉師立貞觀中簡較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令更聽後起兼岷州都督

房玄齡授太子太傅遭繼母憂去官尋有詔敦勉起復司空太傅知門下省事

武敏之爲左侍御兼蘭臺太史丁母憂奪情授本官李敬言爲司烈少嘗伯家艱去官八月奪情爲西臺侍郎仍簡較右中護司烈少嘗伯同爲西臺三品

歐陽通率更令詢之子儀鳳中遷中書舍人襲封渤海縣男丁母憂去職尋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及直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經號慟無嘗自武帝已來起復而能哀戚合禮者無如通比

王勣則天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兼知弘文館學士丁母憂解官起復本職

張說爲工部侍郎說丁母憂起復授黃門侍郎說上

表曰臣弱年早孤母氏慈訓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  
官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  
養何追心所摧感語不能喻甫至冬中禮及祥禫今  
已春暮瞻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戀几筵日短乞  
寢嚴命許遂私情訴哀祈天所望矜遂手制答曰卿  
操烈寒松心橫勁草累遷臺閣咸播聲猷不屈二兇  
之威獨全一至之節每念嘉歎無忘寢興但青瑣位  
降黃樞寄切爰奪苴麻之禮擢居審省之曹朝命已  
行卽宜斷哀又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制方許焉是  
時人多趨競或以起復爲榮而說能固節懇辭竟終  
其喪制自是大爲有識者所稱

馬秦客爲左散騎嘗侍丁母憂解職秦客旣嘗陰通  
禁掖故居喪經旬日餘又起復本職

邠王守禮爲前光祿卿丁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

盧懷慎爲中書侍郎丁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

嗣鄂王邕爲鄂州刺史丁母憂起復爲衛尉卿

皇甫翼爲潞州大都督長史家艱去職起復爲揚州  
大都督長史充淮南道採訪使

陸象先爲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起爲同州刺史  
韓休爲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歲餘以



母艱去職尋起復爲左庶子兼知制誥累表乞終喪制詞甚懇至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

王鉷爲御史中丞克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并戶口色役等使鉷丁家艱起復行御史中丞使並如故

呂誼爲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肅宗乾元二年十月丁母憂十一月起復權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事又加充勾當度支使

渾瑊爲右武鋒使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

郭英義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時選將帥東討逆賊史思明乃以英義起復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

衛伯玉爲荆南節度使江陵尹代宗大曆五年以內憂去職故命殿中監王昂代之王昂旣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休等拒昂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乃起復本官

令狐彰爲滑亳節度觀察等使大曆五年夏丁母憂起復本官使如故

侯希逸爲簡較尚書右僕射淮陽郡王白孝德爲簡

較刑部尚書昌化郡王並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並復舊官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孫也有名宗室寶應元年初平河朔拜涵右庶子兼中丞河北宣慰使丁母憂起復奉官而往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都不發言蔬飯水飲席地而息使還固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

嚴震爲鳳州刺史丁母憂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

吳秦章敬皇后弟爲金吾將軍大曆末丁繼母憂罷

德宗建中初出爲起復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

崔元諒爲鎮國軍節度使丁母喪加右金吾上將軍

李復本官

樊澤爲襄州節度丁母憂起復舊任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丁母憂授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御史大夫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簡較司徒平章事丁家艱貞元三年夏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餘如故

駱元光以前華州潼關節度使簡較尚書右僕射元光丁家艱貞元三年夏起復爲右金吾上將軍同正

餘如故

劉玄佐前宣武軍節度簡較司空平章事遭丁家艱  
貞元四年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

劉澹為幽州節度使丁家艱貞元四年八月起復左  
衛上將軍餘如故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簡較司徒平章事遭家艱  
貞元五年四月起復右金吾上將軍餘如故

杜佑為淮南節度簡較禮部尚書丁母憂貞元六年  
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劉庭保為左神策大將軍遭內艱貞元九年十月起  
復本官簡較如故以終喪

路寰為簡較左庶子兼楚州刺史貞元十一年八月  
起復左衛將軍同正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

道都團諫觀察使

張茂昭孝忠之子貞元中為定州刺史充北平軍使  
是歲孝忠卒於位詔茂昭起復左衛大將軍同正員

充義武軍節度使累遷僕射司空又丁母谷氏喪貞  
元十二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餘如故

張茂宗茂昭之弟貞元中許尚主以主幼待年茂宗  
母亡遺命請結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昭曰古稱俯

就是謂通喪恩之所加禮亦有變銀青光祿大夫前行光祿卿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張茂宗華胄恭仁溫良美茂當申下嫁之命式寵舊勲之家頃屬待年俄聞在疚以其倚門之訓且在遺言築館之期當從先近俾參秩於環衛以承榮於湯沐可雲麾將軍起復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駙馬都尉諫官蔣義等上疏以爲自古未有起復尚王者德宗曰卿所言者禮也今人家皆有借吉成婚嫁者卿何苦諫又復執奏德宗不納

田季安爲魏博節度副使諫光祿少卿御史大夫貞

元十二年八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兼魏博等節度營田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丁母憂元和元年九月起復爲左金吾衛上將軍餘並如故

李師古爲平盧淄青節度等使丁母憂貞元十二年十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

楊朝晟爲邠寧慶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邠州刺史

丁母憂貞元十三年二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

劉昌爲宣武軍節度劉玄佐兵馬使累加簡較工部尚書丁母憂加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七月起復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依前充節度等使

盧從史爲義軍節度使元和四年四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從史丁父憂朝廷未議起

復屬鎮州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繼父位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復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

通謀流死嶺南

程執恭爲橫海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四年九月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餘如故

劉總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八年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餘如故

張克恭弟克從克勤茂昭之子也元和六年十二月並授起復官獎其先父忠順也

吳少陽丁母憂元和九年七月起復淮西節度使

杜叔良爲朔方節度使丁母憂元和十年九月起復右金吾衛將軍同正員依前充節度等使

韓公武爲鄜坊節度使丁母憂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依前充鄜坊節度觀察使

謝少莒敬宗寶曆二年以前陵州刺史起復爲雲麾將軍左驍衛將軍同正兼州刺史少莒本中和官劉

克明之私屬也克明用事少莒附會得領郡符宰相不能退後以母喪去任執政者恐歸京師又肆干撓故以金革之命復前任焉

杜棕文宗太和八年以前鳳翔節度使簡較禮部尚書駙馬都尉起復爲簡較戶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

李玘太和九年以前左金吾衛將軍起復爲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兼黔州刺史充黔州觀察經畧等使

王元比太和九年以鎮州大都督府司馬權勾當節度事元逵起復授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簡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十二

二十二

册府元龜 起復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泰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三

生日 名諱 為人後

生日

禮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又曰夫告宰各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皆所以重其嗣而謹其籍也故或父子叶辰或君臣同日拘於

俗避幾滅其天性善於知人遽識其國器然則廢興之數吉凶之理蓋默定於上天非人謀之所能易也著之編次取捨可見矣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也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庚子生時歲在巳卯

齊田文相齊封孟嘗君初父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

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

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

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日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

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

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

矣

漢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縮後封燕

王



宋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畧苻堅僭號關中  
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爲河東太守鎮  
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  
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  
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後位至安西司馬征虜  
將軍

後周宇文孝伯字胡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  
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  
同學位至大將軍

唐史思明營州柳城人也與安祿山同鄉生先祿山

一日思明以歲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後俱以謀逆伏  
誅

喬琳爲太子太師陷於朱泚爲僞吏部尚書及官軍  
收復京城坐斬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  
此日死豈非命也

名諱

生而制名歿而是諱蓋孝子因心之道先王立禮之  
方然而君所無隱奉至尊也臨文亦稱存大義也若  
乃畏冒諱之禁慮犯上之咎史家自變其例連職難  
與之俱理所未安事必改作其或惡其聲近特以字

行發乎智端無所廢事又若初不內出人肆凌犯形於諸翫深辱士風亦有封執沽名矯枉傷正是為過當殊非中禮至於德愛在民久而彌劭眾為之避不亦隨乎

晉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二山 二山具敖也更以其鄉名山

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漢司馬遷父名談遷作史記表益傳以宦者趙談為

趙同 班固撰前漢書復作趙談

後漢陳蕃子逸為魯相國人為諱改蕃縣曰皮

晉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

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之例名以為

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

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

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

迴避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

名號繁俊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

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

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

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祜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毛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靖王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温母名憲及更稱小字後爲安西將軍庾翼參軍

王述父承祖湛述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舒父名會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郇舒不得已而行

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表以黃門郎王愉名從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

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伯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宋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弘微本名濬徙所係內諱故以字行弘微位至侍中

邵陵王友為江州刺史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時蕭子良為王友不廢此官

王弘為太保弘父珣仕晉為司徒賓客處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謝超宗靈運之孫鳳之子為新安王子鸞國嘗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文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簡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范曄父名泰曄作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鄭泰字公業皆作太字曄至太子詹事

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憚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成

謂矯枉過正琨仕至武陵王師侍中

梁謝朓之父名莊宋明帝嘗勅朓與鳳子超宗從鳳

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

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

尊王陽朓位至中書令

王亮父名攸亮既為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嶢之

性麓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嶢之怏怏乃造

坐云下官以犯韓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

無散尊傍犬為大傍無散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

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嶢之撫掌大笑而去

張稷父名永稷為永寧太守以郡犯諱私改為長寧

北齊徐之才父名雄李平子諧於廣坐稱其父名曰

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

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

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

人所諱此何足問之才位至太子太師

隋劉臻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臻位至左僕射

唐唐臨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諱為辭改為潮州刺

史

蔣儼除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改授太子右衛副率  
源乾曜罷侍中遷太子少師以曾祖名師固辭乃拜  
太子少傅

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  
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崔寧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奏本管兵馬使瀘州刺史  
韓澄與先代諱同請改名潭許之

李涵爲太子少傅克代宗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  
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  
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心悉能如此  
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  
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  
潛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  
晉有辭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  
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徃歲已任少卿昔是  
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獎更厠周行宜佐遐藩  
用誠薄俗可歛州司馬同正繇是改涵簡較工部尚  
書兼光祿卿

蕭復爲兵部侍郎德宗建中末舒王誼爲諸軍行營

兵馬元帥以復爲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故特更之

李竦除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鄂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竦以父名史上疏陳讓乃以爲簡較左散騎嘗侍知鄂州事使如故

斐胄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韓愈爲賀作辨諱令舉進士

馮宿除華州刺史以父名子華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嘗侍兼集賢殿學士

晉崔居儉仕後唐爲太嘗卿閔帝應順初明宗山陵合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於執政乃授祕書監居儉訴於人曰名諱有令式在余何罪也

周王昭吉仕晉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天福三年昭吉奏臣伏觀漢書昌邑中尉王吉是臣遠祖避名之禮允屬於斯臣請改名澈從之

陳觀仕晉爲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開運三年以觀爲右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

張鑄爲給事中顯德三年以鑄爲光祿卿鑄以卿字

與祖名同援令式上訴尋改授祕書監判光祿寺事  
為人後

禮曰大宗無後以小宗之子後之食其舊德世祿之  
榮可尚非我族類蒸嘗之享奚宜若乃虞世緒之中  
衰懼家聲之莫繼擇純謹於宗黨承肯構於天性先  
王之教所以重似續君子之心錄是廣親愛既禮經  
之明訓亦人情之嘗道也其有國封已廢王澤復加  
選於支屬授以爵土斯又表明庭繼絕之恩示人臣  
同體之義焉苟或違厥彝訓亂夫昭穆遠取異姓俯  
徇私昵豈獨王制之所禁故乃神理之不歆

後漢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位至光  
祿勳無子以兄子恭為後

魏劉阜廙之弟子也廙為太祖丞相會曹屬文帝即  
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廙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

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  
陳矯為尚書令本劉氏子出嗣舅氏

徐統諫議大夫奕之族子奕卒文帝思奕之為人奕  
無子詔以統為即以奉奕後

蜀諸葛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



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張君子數命功曹呼撫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嘗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

吳朱然字義封朱治之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孫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到吳策優以禮賀

晉王愷爲陽平太守戎之從弟也戎子方早卒庶子興戎不齒以愷子爲嗣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

賈謐本姓韓太尉充之外孫充薨無嗣充婦郭槐輒以謐爲充子黎民後奉充後卽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

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嘗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

羊祜封南城侯無子武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

宋劉蔚祖輔國將軍東興縣侯劉懷肅弟懷慎之子懷肅卒無子懷慎以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

謝弘微武昌太守思之子也從叔峻司空琰之第二子無後以弘微爲嗣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

等男

范驛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王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繁之張冲字思納吳郡吳人父東通直即冲出繼從伯侍中景喬

南齊王奐字彥孫瑯琊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即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江斡字叔文少有美譽初尚宋孝武女臨汝公主明帝勅斡出繼從叔慈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

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繇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胄嗣所寄唯斡一人傍無其屬斡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斡小兒繼慈爲孫尚書參議曹問立後禮無其文荀頊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斡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梁張纘父策從父兄弘籍高祖舅也爲齊鎮西參軍卒於官無子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封利亭侯

何遲任侍中點從弟耿之子點卒無子宗人以遲任爲嗣

後魏封叔念懷州刺史磨奴之族子磨奴卒以叔念爲後

于永超尚書左僕射忠弟之子也忠臨薨上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輯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獻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叅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疴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育第四弟第三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子旣誠勲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効

李容兒侍中神雋從弟延度之第三子神雋無子延度以容兒後之

劉俊大司農悻弟廡之子悻卒無子廡以俊爲後

崔孝演字伯則趙郡太守孝擘之弟也出繼伯父孝演無子弟孝直又以子士遊爲後

崔龍子定州大中正勉弟宣度之子勉卒無子宣度以龍子後之

畢義暢瀛州刺史祖朽弟祖歸之子祖朽卒無子祖歸以義暢爲後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爲廣平太守封列人子愔卒弁伯父世顯襲世顯無子養弁爲後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也父潛獻文初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

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渠崇爲雒陽令卒高緒滄州東平府主簿謹之兄謙之第二子謹之卒

無子謹之弟慎之好學又卒無子以緒繼焉孫伯融濟州長史瑜弟步兵較尉彝之子出繼瑜後

官至太守李侃晞思皇后猶子燕州刺史興祖兄安祖之子興祖無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陽郡王

胡僧洗靈太后父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公兄真之子國珍無男養僧洗爲後國珍後生子祥襲封

北齊表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

也出後叔父躍

後周鄭譯字正義從祖文寬尚魏平陽公主主則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繇是譯少爲其太祖所親嘗令與諸子遊集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隋梁操字孟德士彥之子出繼伯父官至長寧王府驃騎

楊玄挺司徒素異母弟浙陽太守約之子徵入朝未幾卒素以玄挺後之

薛收司隸大夫道衡之子也道衡有五子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友愛收自幼遂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始能識本生

唐殷元吏部尚書嶠弟之子嶠無子以元嗣

戴至德民部尚書胄兄子也胄無子以至德爲嗣

盧紀宰相邁從弟之子邁爲相再娶無子以紀爲嗣  
崔植字公修故相祐甫從父孫廬江縣令嬰甫之子祐甫無子公旣寢疾謂其妻曰吾疾不起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上聞德宗悲歎久之遣中人召植于淮南俾爲祐甫嗣時八歲旣終喪用弘文生授河南府叅軍

白景受刑部尚書致仕居易之侄孫居易卒無子以景受爲嗣

梁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中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

後唐霍彥威字子重不知何許人梁將霍存得於村落間年十四初列於廝養從存征戍愛其爽邁遂養爲已子

王都者本姓劉小字雲卽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幻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爲已子應之以左道醫定州帥王處直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處直時未有子應之遺都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爲處直之子

晉孔崇弼者唐僖昭兩朝宰相魯國公緯之子也緯有重名於時無子崇弼以猶子入繼承蔭授畿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八百六十三

十七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四

仁 信 儉 謹慎 好謙

仁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繇難也謂仁之難言之又曰唯聖與仁則吾豈敢大哉仁者五嘗之首百行之宗妙入聖域冲乎天道得其稟者無夷夏無貴賤堯



舜其心周孔其化人受其賜物被其澤矣

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羅屬為大綱以橫絕流著

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秦西巴魯人孟孫獵得麇使西巴持歸烹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怒逐西巴居一年取為子傅曰夫一麇猶不忍况人乎

田子方魏人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

漢張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劾與專同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面謂借其愛人如此之也

杜緩為太嘗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嘗去酒食

省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

後漢鍾離意為郡督郵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

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津給之所部多蒙全

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

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

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

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曹褒爲射聲較尉射聲營見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  
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不得理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較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  
褒巡行病徒爲給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鄧訓司徒禹之第六子明帝卽位初以爲卽中訓謙  
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  
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  
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鼻  
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  
其背腹呼同廬卽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  
罪當斷夜看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  
垂泣

廖扶汝南平輿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歲荒斂葬遭  
疫死亡不能自收者甚衆

折像廣漢雒人不仕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韓卓家奴臘日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舒仲應爲表術沛相時江淮間相食殆盡術僭號天

旱歲荒士民凍餒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而不與吾共之耶

晉劉麟之南陽人車騎將軍桓冲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媪疾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繇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

郭翻武昌人不交世事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宋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愈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給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之宗親嚴弘鄉人潘信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骸幼

南齊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饑乃復取置衣

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有志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  
 生意也應南中郎將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  
 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  
 棺無僮役兄弟共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見老翁  
 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  
 養瘡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  
 魯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  
 古之遺德也

張融為儀曹即攝祠倉二曹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  
 迴車逕去自表解職

梁嚴植之字孝源為中撫軍參軍率性仁慈好行陰德  
 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  
 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鑿藥六日而死植之為  
 棺殯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  
 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  
 賃疾既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  
 受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

後魏凌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鰲蛸子

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

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

婢嘗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李亮妙於醫術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

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終前

將軍領太醫令

崔光爲侍中書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

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

北齊房謨爲丞相右長史以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

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

生口多黥面爲房字付之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首城人六歲村陌有狗子爲

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

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

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

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

許焉未幾乃有狗母啣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乞伏惠爲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簦捕魚者出

縮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塞

唐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擒輔公祏將軍張善安以功  
賜奴婢百人大亮謂之曰汝輩多衣冠子女吾何忍  
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越婢  
三十人

任簡迪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  
行酒者誤以醯進簡迪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主酒  
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於是軍中皆感悅

劉祥道爲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歔而歎奏決之日  
爲之再不食

周馮道晉末爲太尉封魏國公北虜犯闕隨虜北行  
在恒山見有中國士女爲虜所俘者出索裝以贖之  
皆寄於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

信

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欺  
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  
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挂劍殺雞應乎千里群兒赴  
於竹馬一諾重於黃金著行立誠可謂至矣

延陵季子吳之公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

君觀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已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違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與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仲繇字子路衛人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小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誠信故欲

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吳起魏人示其妻以組日子為我織組令如是組妻

織組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

家無虛言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

漢季布楚人以然諾聞楚人為之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季布一諾

後漢賈復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湏期乃入

范式字巨卿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午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酒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吳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漢末隨揚州刺史劉繇與長沙桓王策戰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



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  
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  
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  
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嘗與參  
論諸軍事

陳蕭允爲光祿大夫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  
安王出鎮湘州又若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歷子徵  
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  
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若在外  
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唐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于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  
乎獨不去衆咸歎服後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出言未嘗負諾時論以爲真君  
子中宗時以太子舍人徵固以疾辭

### 儉

先賢有言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在約則久是故  
節儉之行君子攸先若乃歷輔邦君繼登相事妾不  
衣帛家無私積以至受伐冰之祿列影纓之位居室

不飾田園以蕪處之有嘗克敦素履如此則豈獨遺  
清白於子孫亦可以免乎禍患矣

鬬子文楚人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箱以羞子文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子文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  
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  
人多曠者而我取富馬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

趙盾晉大夫也晉靈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  
闕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子爲晉國  
重卿而食魚殮見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  
子也吾亦不可復見遂刎頸而死

季文子魯大夫各行父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其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  
願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鹿而衣惡者猶多矣吾  
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鹿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  
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獻子囚之七日自是

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卽它也馬餼不過

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

夫又云文子卒大夫入歛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晏平仲名嬰者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重於

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

豆澣衣濯冠以朝齊侯欲更晏子之宅晏子辭之及

晏子之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

而里室皆如其舊本懷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卜良隣二三子先卜

隣矣二三子謂隣人違卜不詳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

人不犯不詳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曾子

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遣車七

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馬知禮

公孫舍之字子展鄭大夫儉而一身儉而用心一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

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

其機云欲令農土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後漢祭遵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後至征

虜將軍

桓鸞少立操行緼袍糲食不求盈餘後為議郎

張禹性篤厚節儉父歆爲汲令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後至大尉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崔瑗居嘗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仕至濟北相

魏嘗林歷宰守刺史所在儉身節用其家嘗饑乏糟糠糲粦

晉李裔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止賜錢十萬位至司徒

宋王曇首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初爲彭城府功曹後至揚州刺史

孔顗爲潯陽安陸二府長史性直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取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吳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

王儉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好聲色衣裘服用取給而已

樂願爲湘州主兼官吏部卽庾杲之嘗往侯願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

出嘗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  
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梁范岫每所居官嘗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  
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  
筆一雙猶以爲費

後魏裴他河東人爲中軍以老還鄉他不事家產宅  
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  
此

唐郭曜子儀之長子諸弟爭飾池館盛車服獨以朴  
儉自處後爲太子少保

韓滉性持節儉志在務公衣裘茵褥十年一易居處  
陋薄才蔽風雨自居重位愈清儉入仕之初以至卿  
相凡四十年使相乘五馬皆及弊帷

于休烈自釋褐祕書省正字至工部尚書在朝三十  
餘年歷清要家無擔石之蓄

謹慎

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終亦寡悔苟在家而  
必達於從政平何有若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  
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爲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  
節戒不密之失修身繫矩閑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

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

魯孔子入太廟 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

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雖知之當復問

慎之至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

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思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有三思

子家懿伯子家羈也昭公將伐季氏告懿伯 羈莊公之女孫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受惡名 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 退使去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獲死乃館於公 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

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

於父母不敢毀傷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言此詩者喻已嘗戒慎恐有所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乃

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之識其言

南公括字子容孔子弟子三復白圭 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謹慎

漢爰頴以慎將從高帝起留入漢 以謹慎為將也 以都尉守

冊 詩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 四 十五

廣武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  
 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不敢及在  
 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  
 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奇異之後  
 為侍中

張臨嗣父延壽爵為平原侯性謙儉每登閣殿帝嘆

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

桑桑弘羊也霍霍光也言以驕奢致禍也

後漢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  
 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封印如故竟不

離其患後至巴郡太守

皇甫嵩為太嘗為人憂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  
 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

魏華歆平原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  
 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  
 毀傷人位終太尉

吳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  
 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仕至尚書僕射

晉劉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瑯邪國記室掾以  
 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嘗親侍左右遂從渡江于時

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繇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

蔡謨字道明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仕至左光祿大夫

南齊王琨爲光祿大夫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抖擻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臧榮緒隱居京口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惇愛五經又以飲酒亂德言嘗爲戒

劉璉字子敬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仕至射聲校尉

後魏辛祥爲太傅元丕并州府屬咸陽王禧妃卽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

司馬惠安丹陽侯叔璠之孫爲洛州龍驤府司馬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

王雒兒少善騎射明元在東宮給事帳下天賜未明元出居于外雒兒晨夜侍衛無頃臯違離恭勤發於至誠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厚未嘗有過

陸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



崔振字延根自中書學生為祕書中散在內謹飭為孝文所知

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入為獵郎

趙邕南陽人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謹端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遊處人有束帶謁於冲者時記之以通仕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楊津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孝文冲幼文明太后臨朝津魯久侍左右忽而咳逆

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

嘗景字永昌累遷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監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

庾岳拜相州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日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封隆之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策密以所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轉齊州刺史卒

此下脫楊信一條凡三  
字余歲四幼考  
此卷

權會字正理志尚沉雅動遵禮則知太史局事明風  
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聊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  
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繇  
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  
密如此

北齊楊愔字遵彥性周密畏慎嘗若不足每聞後命  
愀然變色仕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申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  
不妄交遊元遂爲東徐州刺史引徽爲主簿

隋于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  
上士

唐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過於審慎所  
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  
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  
道

楊恭仁爲雒州都督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  
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遊守官奉法勤恪遷刑部  
郎中改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  
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

其慎密也

好謙

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蓋君子謙尊而光卑以自牧持之則為德柄行之可以利涉故有處實若虛難進易退先人後己辭大取小貴而能降泰而不驕撝挹發於誠信恭遜見於形色播厥令譽獲乃終吉書稱受益不其然乎

孔子謂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又魯太

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宰大夫官名或吳

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固天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我少小貧則嘗自執事固多能為鄙人之

事也君子固不多能

又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

名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聞人美之承之以謙

吾執御者從名六藝之卑

公子荆衛侯之子孔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

荆與蘧堧史鱗

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漢公孫弘菑川薛人武帝時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帝怒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

于定國為廷尉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定國皆與鈞禮

鈞禮猶言允禮

韋玄成丞相賢之子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其

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後亦至丞相

蜀劉巴零陵人也少知名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

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湘荆比

時渡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

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

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

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

夏方初仕吳為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

路

周處除楚內史末之官徵拜散騎嘗侍處曰古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

劉殷在前趙劉聰朝為太保錄尚書事與公卿恂恂

然嘗有後已之色

陸玩爲司空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性通雅不以各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繇是搢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宋劉懷慎爲中領軍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東帶門外下車其謹退如此

沈曇慶謹實清正所蒞有政績嘗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正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仕至徐州刺史

蒯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官位

自稱鄙人

南齊陸慧曉歷補司徒征虜輔國左軍冠軍五府爲長史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嘗呼人位

張岱爲吏部尚書兄子懷弟恕以誅郡太守劉遐功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環同勳自應有

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

王綸之字元昌為安成王記室叅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

陳顯達為侍中鎮軍將軍護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嘗有愧懼之色

梁王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嘗卿王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仕至太子詹事

後魏游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位至尚書右僕射

崔挺為北海王詳司馬挺子孝芳早有才識孝文召見甚嘆賞李彪謂挺曰此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群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

裴景融甲退廉謹無競於時位至諫議大夫

唐李藩為徐州張建封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晉崔悅為翰林學士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極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五

報恩

仲尼有言曰以德報德蓋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首萬物之靈居不違仁動必率道至若受施而不背求舊而不遺金石其心風雨無變乃行之嘗也安可造次而忘之哉乃有感寬宥之惠則爭其死所蒙推薦

之私則讓彼封爵或施之甚薄而報之甚厚或拔於困辱而事於榮達以至尊其親恤其子制之服紀營乎墳墓以答平生之遇以伸感槩之節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斯之謂歟

提彌明晉人也大夫趙盾嘗田首山

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

下有餓人卽提彌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

宦三年

宦學也

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

胾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晉靈公飲趙盾

酒伏甲將攻盾公宰提彌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

進曰君賜臣觸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

難盾旣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葵

犬四尺曰葵

明

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

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提彌明反擊

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

季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

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辛問之曰宦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

爲之簞食與肉寘許桑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

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

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秦繆公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



及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遂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繆而見繆公窘亦皆推力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楚預晉大夫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預曰必嫁是武子嬖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預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預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王后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存牽妾衣者妾捷拖其纓而絕之願趣上火視絕纓者則其人也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居數年吳與師攻楚楚有一士嘗為鴈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

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時當以  
肝膽塗地矣恨未有所劫今幸得用於是臣之義尚  
或可遂莊王破吳而楚國益疆恩厚之應也

荀瑩晉大夫邲之戰楚人獲之瑩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瑩之賢

趙武晉大夫也初司寇屠岸賈作難攻趙氏於下宮  
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在公宮匿朔  
客曰公孫杵臼與朔友人程嬰謀立趙氏孤曰武

遺腹也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

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氏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

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  
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  
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之祠世世勿絕

公孫龍晉范氏臣也晉趙鞅與鄭師戰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龍稅焉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龍得

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遠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罟網捆蒲葦織籠履以養其母養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

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當義

而死故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予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問晏子

見疑於齊君有問無幾也北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告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楚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

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其親者身仇其

難仇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善衣冠令其友摻劍奉笥而從造君廷求復曰晏子天下賢

者也去復白也齊國必侵矣侵削也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以白晏子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

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刎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之死也又退而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傳驛

車也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之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之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矣

蘇秦既相六國復歸周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見於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今亦得矣

范雎既相秦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訣訟簡姦嘗以春

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甲申劫湣王湣王意

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湣王三十四年甲申劫王薛文起魏子所與

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

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

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漢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事項羽為都尉後降漢因

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使參乘典護諸將及高帝會

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

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帝曰若子可謂不倍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又不能治生嘗從人寄食

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未起而炊

蓐中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

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  
吾必重報母怒曰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

以耻辱之

曰公小人為

德不竟

言晨炊 蓐食

張蒼以客從沛公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鎖

鎖 鐵也身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勿  
斬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嘗  
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袁盎以秦嘗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

盜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

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

驅馳而追 言疾速

遂以侍者

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較為

司馬

為較中之司馬所部 之士幸正當守盎

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

醪

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 醇者不雜言其醲也 醪汁滓合之酒也

會天寒士卒饑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

陬隅也

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

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言汝有親也

吾不足索公

索古累 字也

司馬曰君第去

第且 臣也

亦且亡辟吾親亦匿吾親不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一時各去也明

盜解節旄懷之不敬令人死履步行七十里若履步行而逃亡

見梁騎馳去遂歸報過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

者皆報復焉耳

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連蕩連十蕩放謂亡其嘗所供之職而放蕩

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嘔吐也西曹主吏白欲斥之斥棄

逐也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

身也西曹地忍之地猶第也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有命則奔赴之

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

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信之也知虜入雲中

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

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

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

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吉具對御史

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

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

益賢吉

薛宣字顯君嘗為趙貢所知戒曰顯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後宣為丞相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

翟方進任丞相司直為丞相辭宣所知後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練猶

熟也其言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帝徵宣復爵高陽侯

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

後漢趙岐亡命孫嵩以為死友藏復壁中岐奉使荆

州時嵩寓於劉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絳絳潰援捕得逵開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

從窖中謂守使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

其守正危危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

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鄧艾少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



甚厚艾初不稍謝後爲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孫禮爲太祖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乃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喜之具白太祖各減罪一等荀彧字文若年少時南陽何顒嘗稱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時顒卒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顒屍而葬之冢傍

吳太史慈東萊人也仕郡奏曹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云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晨夜兼道至雒陽詣公車門以刀敗州章通郡章州家聞者更遣吏上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繇是知名而爲州家所嫉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問訊其母并致書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外救未至

都昌而圍日偏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  
繇得出慈自請行融曰今賊圍甚急卿意雖壯無乃  
實難乎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  
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言不  
可慈言亦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  
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遂到平原說備  
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走散融旣得  
濟益奇貴慈事畢還啓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  
也

其寧依黃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蘇飛薦寧祖不用寧  
歸吳勸大帝取祖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  
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帝爲諸  
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帝言飛酬昔舊恩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帝感其言謂曰今爲  
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下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赦飛

晉潘岳爲河陽今有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遊於河  
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岳爲楊

駿太傅主簿駿誅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駿  
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宋振已就戮岳旦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

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關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  
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顧榮有時名爲廷尉正及趙王儉篡位倫子虔爲大  
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  
有終日執之而不欲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華譚字令思爲盧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  
揚州刺史劉劭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  
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苻苻討馥  
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  
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苻卓嘗  
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  
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其陽威使也  
譚答不知遣緇二疋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  
也覆求之令思已亡矣

王談吳興烏程人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殺度歸罪

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省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副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

韋弘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雒陽素間應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其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弘后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爲荊州刺史都督十州軍事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之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魯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乃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汝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桓冲彝之子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繇得之兄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即買德即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後趙石勒造于季龍陷廩丘劉演奔文鴛軍獲演人

啓送于襄國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人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

前秦王猛爲相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殮之惠靡不報焉

肅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綽子也時慕容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之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明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

宋王鈔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澠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鈔惡謂方曰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鈔惡爲龍驤將軍領前鋒將隨高祖北伐進次澠池造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後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

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回後爲都督南兗州刺史既貴祇事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簡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嘗

南齊王智深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初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嘗依依粲幼孤祖母名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嘗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王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深德之及奐爲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弟分威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修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張融遷竟陵王子良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先是欣時父興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免興世卒融着高履負上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伐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廷有嘗典不得如長史所懷初宋丞相起事融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

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君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贖被牛  
衣而反嘗以兄事微

梁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伯之與豫章人鄧善永興人  
載承忠並有舊善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  
在州用善爲別駕永忠記室參軍

陳陰鏗仕梁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  
友宴飲見行觴者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  
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  
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  
行觴者

後魏長孫承武孝榮初爲太傅錄尚書事以定策功  
更封開國子承榮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  
次子惲初承榮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  
讓之又承榮少游俠鬪鷄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  
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氏前夫女呂  
氏妻德興兄興恩以報之

房景遠好施與類歲凶儉分贍宗族景遠又於通衢  
食餓者後平原劉郁行經兗州之境忽遇劫賊已殺  
十餘人次至都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

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王簿房陽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盧度世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後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羆家使者囚羆長子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賀拔勝都督荊州爲侯景所敗南奔于梁在江表三年梁武遇之甚厚求還梁武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後周宇文測爲駙馬都督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亡物卽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

隋爾朱敞榮之族子高歡之誅爾朱氏敞隨母在官中及年十二乃自竇中出奔時追之急遂投一村見長孫媪拜以求哀長孫氏愍而藏於複壁三年乃得歸於周太祖及爲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



唐李太亮爲左衛大將軍大亮隋末爲賊所獲賊將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後每懷弼之恩而訪之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讓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廻授弼太宗遂擢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撫孤姪同於已子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秩奉皆分給之雖其已亡必厚其妻子

羅士信爲雒水行軍總管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爲誌葬焉

竇希城孝謹之子也初謀妻龐氏奴誣告當斬徐有功獨明其無罪減死有功卒中宗踐祚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繇是自太子司議郎遷恭陵令

韓朝宗爲萬年縣主簿張嘉貞薦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

下臨御以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惟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獨未登官序帝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參軍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先是京兆人張光晟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思禮爲大將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至是思禮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較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

麾下因問進日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耳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乃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卽令同牀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舍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腹心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

表光晟代州刺史

李晟封西平王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德於晟後坐貶官死於岳州比晟後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田敦爲衢州刺史大曆中令孤岨自禮部侍郎貶衡州別駕貞元中改吉州刺史復貶衢州別駕敦卽大曆中進士吉也岨以放及第榜日貶與敦不相識敦聞岨來喜曰吾今日乃見座中至則迎謁分其俸之半以奉之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初莊宗爲晉王以孟知祥爲中門使甚有輔佐功後數年舉崇韜自代崇韜嘗德之及莊宗有天下崇韜爲樞密使知祥爲京兆副留守知留守事同光三年莊宗命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崇韜將行因奏云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神武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以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志之及蜀平莊宗遽命知祥爲劍南節度使自太原馳騎入蜀

晉呂琦天福中爲禮部尚書初琦父克爲滄州節度

判官及劉守光攻陷滄州琦時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游於充之門下見琦臨危乃負琦逃禍琦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官路琦之力也

劉煦開運初爲相先是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煦宦達致少瑜進士及第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周陳觀爲樞密直學士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故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嫡孫緒爲弘文館較書郎姪承慶爲祕書省正字彥威子承訓累典郡符先是觀在承訓門下觀以霍氏門戶孤弱言之於相王峻峻爲之聞奏故有是授

王峻爲樞密使時有趙崇勳者梁故租庸使崑之姪見在陳州詔本州量給先係官趙崑店宅以賜之從峻請之也峻幼事崑頗得親愛至是嘗於中書言欲與崑求贈官及立碑以報宿恩同列謂之曰趙張二族貪權擅利同傾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若爲立碑贈官恐生物議峻乃止但奏請與趙崇勳店宅而

冊府元龜

報恩

卷之八十一

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貴盛

夫貴者人心之所欲爵者天下之達尊苟富貴之來  
固必有甚盛者矣乃有勲績隆茂忠規篤厚遭遇時  
運因緣戚里繇至行而積慶用儒術而起家以至父  
子同封昆弟並寵榮戟駢列珪組交映持衡擁旄者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一

一

數人鐘鳴鼎食者累世非夫守泰盛之戒懷招損之懼寵而思降滿而不溢者孰克保世而善終乎哉秦蒙恬大父驚事昭王至上卿父武爲秦裨將軍恬爲內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恬弟毅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嘗爲內謀各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李斯楚上蔡人也爲秦丞相斯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漢石奮爲諸侯相四子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

鄭當時爲大司農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公孫賀爲丞相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

卿位

楊惲丞相敞子為諸吏光祿勳惲家方全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司馬安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霍光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為大將軍封博陸侯自昭  
帝時光子禹及兄弟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  
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家壻為東西宮衛尉兄弟諸壻  
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宣帝時  
光薨拜禹為左將軍嗣博陸侯封山為樂平侯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封雲為冠陽侯

張安世父湯為御史大夫安世後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封富平侯子延壽為左曹太僕安世兄  
賀無子安世小子彭祖宣帝封彭祖為陽都侯又封  
賀孤孫霸為闕內侯安世以父封侯在位太盛及辭  
祿詔都內別藏張安世無名錢以百萬數

都內內藏官也安世以還

官官不簿也

安世孫臨尚敬武公主安世子孫相繼自官

元以來為侍中中嘗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  
人功臣之世子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金日磾為光祿大夫封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  
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日磾

弟倫為黃門侍郎早卒倫後嗣盛子安上為建章衛

尉封為都成侯安上四子嘗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

中郎將嘗光祿大夫敞衛尉敞死成帝拜敞子左曹

涉為侍中使待幸祿車載送衛尉舍幸祿車當直右以待召載皇孫

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以示寵之漢注祿車各皇孫車涉弟參哀帝時為東海

太守參弟饒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

大夫將亦謂中郎將也涉之從父弟欽為大中大夫給事中

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欽後封都成侯欽

弟遵封侯歷九卿位日磾傳國後嗣七世內侍何其

盛也

嚴延年東海人為河南尹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

至大官東海號延年母曰萬石嚴嫗一門五二千石故總為萬石

辛慶忌為左將軍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

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

宗族支屬至二千石一十餘人

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

間榮之號曰萬石君

杜延年御史大夫周子也延年後為御史大夫封建

平侯延年薨子綬嗣綬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

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惟中弟欽官不至



而最知名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  
韋賢子玄成並丞相宗族至二千石者十餘人  
史丹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  
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  
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絕

王禁元后父也封陽平侯禁子鳳嗣侯崇安成侯譚  
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逢時高平侯根曲陽侯  
音安陽侯莽新都侯譚商立逢時根五人同日封謂  
之五侯榮貴絕代王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  
焉

後漢竇融扶風人更始初爲張掖屬國都尉光武建  
武八年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隴蜀平詔  
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  
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雒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  
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  
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又加特進代陰興行衛尉  
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較尉兄  
弟並典禁兵融長子穆尚內王公主代友爲城門較  
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  
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卽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羗

較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  
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  
功臣中莫與爲比

鄧禹封高密侯爲太傅永平元年薨明帝分禹封三  
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  
子鴻爲度遼將軍行車騎將軍震子乾尙明帝女沁  
水公主乾孫褒尙安帝妹舞陰公主襲子藩亦尙明  
帝女平臯長公主禹第六子訓爲張掖太守護羌較  
尉訓子騰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惺虎賁中郎將弘閻  
皆侍中騰封上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  
邑各萬戶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  
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  
較二十二入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  
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耿况封牟平侯子弇封好畤侯爲建威大將軍况病  
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耿氏  
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  
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較尉  
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

馬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况

河南太守余中壘較尉負增山連率後援為伏波將軍  
 軍授子廖章帝初為衛尉封順陽侯子豫為步兵較尉  
 廖弟防為車騎將軍城門較尉防貴寵最盛於九卿  
 絕席防弟光為執金吾防兄弟貴盛賓客奔奏後光  
 為太僕子康為侍中援兄子嚴章帝初為御史中丞  
 丞子鱗為郎

魯恭為司徒建武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  
 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  
 廷恭世吏二千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漢記 曰晨曾祖

父勲交阯刺史

何敞扶風人其先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大  
 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侯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  
 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  
 寵生敞為汝南太守徵為五官中郎將  
 趙典為長樂少府衛尉父戒為太尉兄子謙謙弟温  
 相繼為三公

宗資為南陽太守家代為漢將相名臣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其先七世二千石卿較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較尉

河南太守余中壘較尉負增山連率後援為伏波將軍  
 軍授子廖章帝初為衛尉封順陽侯子豫為步兵較尉  
 廖弟防為車騎將軍城門較尉防貴寵最盛於九卿  
 絕席防弟光為執金吾防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後光  
 為太僕子康為侍中援兄子嚴章帝初為御史中丞  
 丞子鱗為郎

魯恭為司徒建武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  
 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  
 廷恭世吏二千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漢記 日晨曾祖

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

何敞扶風人其先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大  
 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侯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  
 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  
 寵生敞為汝南太守徵為五官中郎將  
 趙典為長樂少府衛尉父戒為太尉兄子謙謙弟温  
 相繼為三公

宗資為南陽太守家代為漢將相名臣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其先七世二千石卿較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較尉

耿純爲東郡太守純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

法雄齊襄王法章之後爲南郡太守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

秦彭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亦終潁川太守

蓋勳爲潁川太守勳家世二千石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郭禧靈帝建寧二年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較尉封

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應順爲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從事中郎奉生邵車騎將軍掾邵第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順至瑒七世通顯瑒弟璩侍中自漢至魏軒冕相襲爲郡盛族璩子貞音散騎嘗侍貞弟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

尹勳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大尉宗族多

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孔昱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周燕汝南人爲郡吏曹太守杜殺人燕代受罪不食而死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魏夏侯惇爲大將軍封高安鄉侯惇卒子充嗣又帝

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

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惇中子楸素自封列侯惇

從弟淵爲征西將軍封博昌亭侯弟淵妻太祖內妹

長子衡尚太祖弟女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淵中子

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弟威官至兖州

刺史威弟惠樂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威子駿并州

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

散騎嘗侍莊晉氏陽皇后姊夫也繇此一門後盛於

時

陳紀爲鴻臚紀子羣爲司空羣子泰爲尚書左僕射

紀弟湛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爲廷尉佐子準

爲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

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王凌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是時凌外

甥令狐愚以才能爲交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

劉邠本名炎犯晉太祖諱改爲邠位至太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嘗次漢字冲嘏光祿大夫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太守耽子惔字真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

吳士燮爲交阯太守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人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嘗有數十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周瑜爲偏將軍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諸葛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

晉庾嶷爲太僕潁川人子儵字玄默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裔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駿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猷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蔣亭侯

阮籍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裕子備寧普備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備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秘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周札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靖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纓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此比

范平吳郡人仕吳爲臨海太守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

毛寶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至孫瓚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王坦之湛之曾孫也爲中書令徐克二州刺史子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愉子綏先是湛之父昶爲魏司空昶之父澤爲漢鴈門太守已有名稱悅



亦坦之子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宋朱齡石字伯倪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元真將佐憲爲梁國內史斌爲汝南內史

何尙之爲左光祿開府侍中領中書令子邵尙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

周嶠尙高祖第四女宣成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

南齊褚淵尙宋巴西公主弟澄父湛之尙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尙吳郡公主生澄淵專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尙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淵位侍中司徒錄尙書事

劉俊爲五兵尙書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是連姻帝室

王慈爲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尙世子長女吳縣公主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

絳爲南徐州妃慈女也

王績爲太嘗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  
納妃修外舅姑之禮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  
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王玄載爲平北將軍交州刺史弟玄邈爲持節都督  
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  
史兄弟同時爲方伯

王融字元長爲中書郎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  
梁明僧紹位至貴州刺史僧紹子山賓北兖州刺史  
山賓弟少遐又拜青州刺史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  
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陳歐陽頴長沙臨湘人也爲廣州刺史征南將軍時  
顧弟盛爲交州刺史弟遂爲衡州刺史合州顯貴名  
振南土

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弟也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  
動以千數而魯氏猶多廣達後至中領軍

王冲爲左僕射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有子  
三十人並致通官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時爲司空侍中與從父嵩俱爲  
三公當世以爲榮

尉諾世祖時爲幽州刺史兄太真爲湘州刺史古真爲定州刺史諾兄弟並爲方伯當世榮之

于栗磾爲豫州刺史封新安公卒贈太尉子雒拔爲侍中尚書令卒官雒拔六子長子烈爲領軍卒贈太尉烈子忠爲侍中薨贈司空烈弟果歷朔華并嘗四州刺史果弟勁位沃野鎮將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皇后封勁太原郡公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封懿初爲慕容寶中書令兄孚爲太尉懿儁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畧齊

盧道裕尙獻文女樂浪長公主弟道虔尙孝文女齊南長公主外甥李彧尙莊帝女豐亭公主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

李冲顯貴門族榮盛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疋有餘

王肅父與南齊雍州刺史與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尙陳留長公主肅前妻謝生子紹及二女肅臨薨謝始携二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孝明又納紹女爲嬪紹位中書侍郎

羅延居阨侯結玄孫獻文帝天安中爲驃騎將軍左  
先祿大夫結從子湓湓子提並歷通顯

北齊斛律金爲太師左丞相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  
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皆  
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  
當時莫比

白建歷特進侍中中書令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  
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時以爲  
榮寵之極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表解職還塋一門之內贈太  
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  
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  
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直二  
十餘里會塋者將萬人

後周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  
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皇后三代皆爲外戚  
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隋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嘗父道邕  
魏司空譯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拜銀青光祿大夫  
轉左侍中與儀同劉納嘗侍帝側

竇熾開皇初拜太傅贊拜不名熾事親孝奉諸兄以  
悌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  
盛族

李穆仕周以軍功爲武衛將軍領侍中開府太祖封  
穆姊妹皆爲郡縣君開皇初拜太師真食成安縣三  
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  
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于義字慈恭在周時被王謙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  
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  
人稱爲貴盛

楊素爲左僕射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  
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  
史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素子玄  
感以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會  
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  
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

乞伏慧爲太僕卿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  
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

賀若弼爲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  
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

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縞羅者數百人時人榮之  
唐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封魏國公監修國史居端  
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頻表辭  
位優詔不許

高士廉祖岳齊清河王尚書令太保父勵齊樂安王  
尚書右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文德皇后之舅官至  
尚書左僕射封申國公

竇威隋太傅熾子也大穆皇后從父兄武德初爲內  
史令高祖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  
戚登此職威曰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於後魏三處

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  
自惟明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  
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貴戚不以貴乎威子憚爲岐  
州刺史兄子軌官至雒州都督軌子奉節尚高祖永  
嘉公主執弟宗爲右領軍大將軍

竇抗太穆后從父兄隋雒州總管陳國公榮子也母  
隋文帝萬安公主隋爲幽州總管武德初爲左武侯  
大將軍從平王世充册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  
俱預朝廷榮之子術爲左武衛將軍次子靜爲民部  
尚書靜子達尚太宗女遂安公主靜弟誕尚高祖女

襄陽公主爲宗正卿誕子孝慈衛將軍孝慈子希玠  
爲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誕少子孝諱女昭成皇后也  
子希臧太子少傅幽國公希球太子賓客異國公希  
瓘後名瓘畢國公開府儀同三司玄宗早失太后尤  
重外家瓘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瓘子又尚玄宗  
女昌樂公主竇氏自武德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  
已上三十餘人尚王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  
盛莫與爲比

楊恭仁爲雒州都督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女爲  
巢刺王妃弟子思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  
自武德之後恭仁名位猶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  
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  
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郝處俊高宗儀鳳中爲侍中時侍中許圜師卽處俊  
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  
殖貨見稱故江淮間爲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  
來嘗高宗朝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濟  
之異母兄也兄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

張延師爲左衛大將軍延與兄太僕卿太師及次兄  
儉同時三品宅中祭戟齊列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

家

張文瓘高宗朝爲侍中四子潛沛洽涉後皆至三品  
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兄神童爲冬官尚書  
兄弟並承榮寵

張嘉貞玄宗時爲中書令帝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  
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韋安石神龍中爲中書令高祖孝寬周太傅曾祖津  
隋民部尚書武德初歸於皇朝授黃門侍郎封武陽  
郡公至至安石歷仕三朝台輔安石子斌天寶中爲

三品斌兄陟爲河東大守兄由爲石金吾將軍縉爲  
少師四人同時列戟天下榮之安石從祖兄子巨源  
及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  
者數十人

韋嗣立長壽中代兄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  
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  
慶卒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  
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

崔義玄爲御史大夫蒲州刺史子神基司賓卿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神基弟神慶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



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闕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總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司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李嶠爲鸞臺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甥舅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

韋堅爲緡雲郡太守姊爲薛王妃堅又娶姜皎女爲妻堅妹又爲太子妃姻戚榮盛當時無比

李峴至德中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兄暉爲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暉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詩美之

郭子儀爲尚父兼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識領之而已子儀麾下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

三千指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好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較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後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無缺焉

李愿中書令晟之子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卽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臣上柱國賜戟卽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於門

劉從一德宗朝爲相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禮部侍郎令植之孫也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右相祥道卽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爲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守珪之姪也父守琦左武衛將軍贈戶部尚書守珪子獻誠守珪之弟守瑜二子獻恭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杜佑爲司徒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無比

韓弘爲司徒中書令元和十五年爲河中節度時弘弟克爲鄭滑節度弘子公武爲鄜坊節度父子兄弟

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

李愬父晟平朱泚克復宮闈而不敢肆洎愬平淮寇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其兄弟數人雖有功業不作而皆領旄鉞近古罕比焉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弘正移統鎮冀又詔子布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父子皆領節制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薛平以司徒致仕卒曾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祖楚玉爲范陽平盧節度使父嵩爲昭義節度使代宗優寵方鎮平年十二已爲磁州刺史

崔鄴爲左金吾大將軍開成初卒贈禮部尚書魯昆第六人仕宦皆至三品邠鄆鄆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孔緯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後唐天成中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弟昭序由給事中改左散騎嘗侍兄弟同居東省時論榮之

後唐劉岳八代祖民部尚書淪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

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  
李愬父晟平朱泚克復宮闈而不敢肆洎愬平淮寇  
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其兄弟數人雖有功業不  
侔而皆領旄鉞近古罕比焉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  
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  
紫盈庭當時榮之弘正移統鎮冀又詔子布爲河陽  
三城懷州節度父子皆領節制時韓弘亦與子公武  
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薛平以司徒致仕卒曾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  
郡公祖楚玉爲范陽平盧節度使父嵩爲昭義節度  
使代宗優寵方鎮平年十二已爲磁州刺史

崔鄴爲左金吾大將軍開成初卒贈禮部尚書魯昆  
第六人仕宦皆至三品弟鄴鄴三人知貢舉掌銓衡  
孔緯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  
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後  
唐天成中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弟昭序由  
給事中改左散騎嘗侍兄弟同居東省時論榮之  
後唐劉岳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  
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

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瑋異母弟崇夷崇望崇魯崇暮  
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  
暮崇夷並歷朝省岳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

朱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鎮河中賜姓李名繼麟同  
光中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令錫爲許州節度一  
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較部符者又五六  
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纔勝衣者咸錫之王爵一門  
之盛近古莫之儔也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  
列曹尚書觀察使藹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  
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

晉鄭韜光字龍符西京河清人也曾祖細爲唐相祖  
祗德國子祭酒贈太傅父潁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  
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  
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也生三日賜一子出  
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清徹不妄喜怒秉執  
名節爲宗族所稱

周蕭愿爲太子賓客愿梁昭明太子後宋公瑀太師  
嵩其祖也父頊梁貞明年爲相唐明宗朝終太子少  
保頊之父廩事僖宗歷給事申京兆尹廩之先日倣

懿宗之輔相也世有令名一門七相

盧文紀以司空致仕文紀曾祖綸生四子曰簡能簡  
辭簡求弘正皆至達官簡求歷邠寧太原節度以才  
畧知名四授藩鎮皆為邊仕

安審暉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侍中今襄帥陳王審  
琦邠州副使審韜鄆州副使審玉前太原西宮使審  
寓延州行軍司馬審卿供奉官審霸皆審暉之弟也  
將門之盛近代罕儔

孫方諫為定國軍節度使右諫漢乾祐中累官至使  
相太祖受命加侍中未幾入朝改華州節度朝廷以  
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兄弟  
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

總錄部

內舉 自知

內舉

夫舉不避親儒者之至行立不爲比君子之格言蓋  
竭忠於公家非專私於我族惟善所在何嘗之有若  
乃挺生令嗣旁及支庶同氣昭乎競爽卑屬彰於燕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十六

翼繇是發於言薦列諸奏廣用副清問以塞嘉招紹

光世濟之美克膺寵任之大至乃施及外姻義敦協

比克副所舉固匪過言斯並可尚也已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午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赤職之子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赤職之子伯革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備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尚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尚書洪範也蕩蕩率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

魏舒為晉大夫獻子也謂賈辛有力於王室已為祁大

夫以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我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

也遠不忘君遠流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

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

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大



福施其子孫心能制義日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日莫莫然清靜炤

臨四方日明勤施無私日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

倦日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日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

日順唯順故天擇善而從之日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

地日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事也皆無愆過

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王之舉也近文德

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心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日近文德所及遠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

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彼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

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日近不失親謂舉

魏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

忠先賈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日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

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

後於晉國乎

漢王鳳成帝時爲大將軍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

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日將軍病如

有不可言平阿侯譚鳳庶弟也次將軍矣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鳳頓首泣日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

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敷整也音鳳之從弟也臣敢以死

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帝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

人必不可用譚度弟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天子然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

後漢耿純為高陽侯初從光武攻王郎墮馬折臂時

疾發乃還詣懷宮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誰可使

者純舉從余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

晉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

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

並召用

王導元帝初為丞相導從弟稜少歷清官渡江為帝

丞相從事中郎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

章太守

郝鑒明帝時為太尉既寢疾上疏曰臣亡兄息晉陵

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

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郝奚

之舉

謝安孝武時為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堅疆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

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兄子玄

應舉中書侍郎超雖素與玄不善聞之而嘆曰安違

眾舉親明也玄應機征討所在尅捷

桓冲爲車騎將軍荊州刺史苻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旣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明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温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左嶠爲司空劉琨右司馬及琨爲并州都督琨爲段疋禪所害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其子羣依段未波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未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一則陛下更生之思亘古無二

宋王誕字茂世從弟惠恬靜不交游高祖聞其名以問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太尉叅軍事

王敬弘太祖初卽位爲左僕射先是從弟弘之解職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時敬弘爲吏部尙書奏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及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業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爲通直散騎嘗侍不就柳元景孝武大明中爲尙書令弟子世隆幼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長好讀書

折節涉獵文史元景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帝得  
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南齊紀僧真明帝時爲游擊將軍兼司農帝欲令僧  
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  
梁長沙宣武王懿初仕齊明帝時明帝作相內外多  
虞就懿求諸弟有可委以心腹者懿言恢焉明帝以  
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  
行參軍

周捨外弟徐摛爲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  
高祖謂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  
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  
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  
摛爲侍讀

庾詠爲都官尚書有族弟沙彌爲臨川王國中軍田  
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侍側衣不解帶及母  
亾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衰經詠表言其狀應純孝  
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

後魏李順爲四部尚書從弟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  
順言之於太武徵爲中散郎武帝見而異之謂曰真  
卿家千里駒也

高允文成時爲祕書監加左將軍孝文卽位叅決大政允族孫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聰字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繇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

房堅字千秋爲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孝文曰昔有一郗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後周杜攢仕西魏出帝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尙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尙帝妹新豐公主攢族子杲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畧攢清真有識鑒深器重之嘗曰吾家千里駒也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蕪讓拜邠州刺史讓從弟綽少好學博覽羣書猶善美術太祖餞讓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唐狄仁傑爲內史子光嗣則天聖曆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

蔣將明德宗朝爲國子司業集賢學士子又弱冠該博羣籍將明在集賢日嘗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

白執政請令入院編次於是宰相張鑑署又爲集賢編錄纔逾一年於散亂中整緝二萬餘卷勒成部秩

韋賢之順宗永貞中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繻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繻竟代爲監察御史漢蘓悅逢吉父也悅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髦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聰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

自知

自知者明旣標於前訓不能則止亦著於格言繇審已以惟艱爰修身而有待是以度德以處義量能而受任或不居於作者或竊比於前人旣行之不疑亦事必有立蓋達識之共貫諒通人之攸許儻語吾誰不若則近於自矜如曰人各有能尙存乎揣分是故上則成天下之務次則敦自牧之風至於奮庸鮮有敗事斯所謂自知之難也

范獻子名鞅晉大夫也獻子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和志雖衆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繇宣子曰庶可

以免耳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有所四十而

不惑不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直聞其言

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餘法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

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又葉公問孔子於

子路子路不對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借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子曰

女奚不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

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問曰汝與回也孰愈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又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日子貢賢於仲尼子

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漆雕開孔子弟子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者子說善其志道深

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騫顏淵善言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命

教則不能如二子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孔子但言不能

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繇于為楚大夫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原弗知子

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于

也人各有能王遇盜於雲中于受其戈此于所能也

脾洩之事于亦不能也初吳入郢昭王隨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繇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繇于徐蕪而從王之在隨也子西恐國人潰散為王輿服以國于脾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也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

至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漢曹參為齊相國及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舍人私屬乃主家事者趣音促速也治行謂修有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

趙廣漢為京兆尹先是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紀之

故廣漢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

不疑遠甚



後漢杜篤郡爲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羗將軍辛武賢以武畧稱篤嘗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楊秉爲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魏杜畿京兆人少有大志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濶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後卒爲河東太守

蜀諸葛亮居隆中躬耕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後至丞相

龐統字士元顧邵來就統宿因問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仗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邵安其言而親之位至軍師中郎將

董允代費禕爲尚書令禕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懽事亦不廢允欲敦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力

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  
暇爾

晉何邵爲司徒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銓  
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  
授博上可傳史冊耳

胡威爲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  
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爲  
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  
者遠也

山濤少家貧謂妻韓氏曰忍寒苦我後當作三公但  
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後濤果至司徒

袁甫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  
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  
糝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  
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謝鯤爲王敦大將軍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  
之甚相親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  
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張賓字孟孫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美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後爲石勒所用謂之右侯

陸玩爲司空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旣而嘆息謂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宋褚炫司徒淵之從弟少清簡淵嘗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後至散騎嘗侍

袁粲爲中書監司徒侍中初粲孝武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柝惠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炤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

後魏韋瑒爲荊州刺史典尚書盧淵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楚復起瑒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

溫子昇爲中書郎嘗詣梁使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大將軍高澄客元

元姓

也史失其名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

北齊薛琬字曇珎形貌魁偉少以幹用仕魏稱為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琬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唐屈突通為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於雒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回辭之轉工部尚書盧懷慎玄宗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裴度當國柄李師道未平度方以兵機為任夷簡自揣敷奏之辯細畧之才不能踰度未數日復求出鎮遂拜簡較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勣為淮南節度使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勣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且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謁亦不領政事上章以疾辭罷

爲戶部尚書

鄭縈爲詩多侮劇刺時號鄭五歇後體累官散騎嘗侍昭宗見其詩什激許謂有蘊蓄就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縈笑而謂之曰諸君大誤得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

後唐崔沂唐宰相玄之幼子昭宗時累遷至員外郎知制誥惟執厲守道而文彩非所長嘗與同舍顏蕘錢珣俱秉筆見蕘珣贍速草制數十如飛無妨談笑而沂从未成文頗自愧翌日謁國相訢曰沂疎淺不足供詞翰之職守官則敢不策厲以報掄選相輔然之移爲諫議

晉薛融高祖天福三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八

遊宴 餞別 好客

遊宴

夫有負藉甚之才抱夷曠之性居軒冕之貴不以嬰  
懷顧簿頌之繁嘗多暇日或締交接坐或羣從侍遊  
偶四序之良辰為一時之勝賞吹臺琴室月觀風亭

宴衍乎園池放情於丘壑清心雅致名教存焉

楚公子圍為令尹魯昭公元年諸侯盟於號公子圍

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昭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

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菀之二章小菀詩小雅二章取

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晉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簡

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

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

言詠嘗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

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

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

水入則言詠屬文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

從游後為太保進督楊江荆司十五州軍事於土山

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

亦屢費百金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去官居會稽嘗與同志宴集於

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

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墜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未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

宋徐湛之爲南兖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

謝混字叔源歷中書令領軍尚書左僕射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梁羊侃爲大軍司高祖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侃不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蕭介字茂鏡釋褐著作佐郎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



謝氏烏衣之遊

任昉爲御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漑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陳孫瑒授散騎嘗侍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叅軍宣帝大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尙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蕭銓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登比部賀循長史

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後魏梁祐爲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嘗與朝廷名賢泛舟維水以詩酒自娛

唐楊師道爲侍中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郭子儀鎮河中代宗大曆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劉幹共出錢三十萬宴子儀於其私第內侍

魚朝恩叅其會焉朝恩出錦二十疋綵羅五十疋綵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杜佑爲司徒置第於安仁里及城南創別墅日公卿宴游廣陳妓樂

杜式方佑之子也以蔭授揚府叅軍入爲太嘗寺主簿父作鎡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游從樂而有節

元稹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稹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晉盧詹高祖天福初拜禮部尙書分司雜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游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雜中朝士目爲三盧會

饒別

夫祖離送別必在於有情登山臨水實生於遠思若乃膺受封之寵持式玉之命成師以出上受而歸則有都邑盡傾車蓋千乘賦詩以見志贈言以表誠簡

册已來風流相接其或懷去國之戚有永訣之懼莫不慷慨悲歎留連燕胥自非達者豈能忘情於此際者哉

周顯父餞送韓侯故大雅韓奕之詩曰韓侯出祖出

宿於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祖將去而餞之也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始行其餽維何馬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

魚鼈鮮魚其箴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魚鼈以火熟之鮮魚中鱸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

蓬豆有且侯氏燕胥且多也胥相在京師未去者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蓬豆且然榮其多也

伍舉為楚大夫自楚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

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如故班布也布荆坐也共議歸楚事聲

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韓起為晉大夫聘於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

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齧賦

野有蔓草子齧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

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

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邗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

國子太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

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而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

冊守元龜總論部

乎言已崇好在此不復令了他人子太叔拜謝宜子宣子曰善哉

子之言是是褻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太叔

拜以答之所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帝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

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宜子

志之子柳賦擇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祭也擇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宜子倡已將和從之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

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

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

馬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子

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

荆軻衛人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

怨而亡歸因結交於荆軻為報秦王太子及賓客送

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滄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漢東郭先生武帝時久待詔公車貧困及其拜為二

千石佩青緇音瓜一音螺青緇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冊府元龜

總錄部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渭橋與廣利別

疏廣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乃與受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後漢陳遵爲大司馬更始時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曰俱遭反覆惟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高彪爲中郎較書東觀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上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鷁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親先公高節越可永遵

佩藏斯戒以勵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尙也後  
彪爲中郎較書於東觀及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  
祖於上東門

郭泰字林宗游於雒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  
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  
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  
爲神仙焉泰後舉有道不就

禰衡平原般人也爲曹公所怒遣人騎送之劉表臨  
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  
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  
卧者爲屍冢屍之間能不悲乎

魏管輅與諸葛原別原戒以二事言卿惟樂酒量雖  
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冰鏡之才所見者妙  
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獻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  
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  
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輅至少府丞

蜀張裔字君嗣爲丞相諸葛亮留府長史詣亮咨事  
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書與所親曰人自敬丞相長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晉賈充爲車騎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鎮關中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

石崇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王澄爲荊州刺史將之鎮送者傾朝

溫嶠爲王敦左司馬會丹陽尹缺敦表補嶠爲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錢鳳前因爲醉以手板擊鳳幘墜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

桓溫太和中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率兪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征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

殷浩爲中軍將軍廢徙東陽委命談詠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顏曹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殷仲文爲桓玄諮議參軍將還姑熟送者傾朝宋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

晉賈充爲車騎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鎮關中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

石崇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王澄爲荊州刺史將之鎮送者傾朝

溫嶠爲王敦左司馬會丹陽尹缺敦表補嶠爲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錢鳳前因爲醉以手板擊鳳幘墜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

桓溫太和中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郝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率兪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征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

殷浩爲中軍將軍廢徙東陽委命談詠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顏曹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殷仲文爲桓玄諮議叅軍將還姑熟送者傾朝宋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廷送別



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沈懷文爲殿中郎時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盧岳何尙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連句爲詩懷文所作猶美

南齊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

梁陶弘景初仕齊爲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職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朝野榮之

唐賀知章爲散騎嘗侍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

哥舒翰爲太子少保安祿山反以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拒賊於潼關百僚出餞於郊

好客

自戰國之世四豪競逐莫不傾意下士以致千里之客繇是方來之賓入者悅出者譽而光名滿於天下

矣漢氏之後游談滋甚乃有虛懷曲意翹思延竚孜孜以款接區區而忘勢以至門無停輪坐無空席漿酒藿肉撞鐘舞女以極其宴喜從車飛蓋名園別墅以縱乎游娛騁文翰以爲適資氣俠以自任斯固儻磊落夸邁流俗者之所爲也若乃羣居之談不能及義踰侈之咎見譏於時此又不足尙已

田文齊公子封爲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及亾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爲飯不等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趙勝趙公子也封爲平原君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信陵君無忌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皆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

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

春申君黃歇為楚相時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

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

持權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

君舍之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

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

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呂不韋為秦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

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

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漢陳豨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豨少時慕魏

公子及守邊招致賓客嘗告歸過趙因休沐之暇而過趙賓客

隨之者千餘乘邨客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

衣交皆出客下

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

長安諸郊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

嘗恐不徧後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無

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陳遵為較尉擊賊趙朋霍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

中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

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之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後漢崔瑗為濟北相愛士好賓客盛修肴饌殫極滋味或言其大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弁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唐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以賓享也

來豔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位至司空

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

言汲引之速

時人皆稱而附

之嵩至太嘗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客

英雄紀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

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

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輜輶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自袁安已下皆博

愛容衆無所棟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

天下所歸官至太尉大將軍

孔融為大中大夫容衆少忌好士喜誘掖後進及退

閒職

大中大夫職在言議故為閒職

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

嘗謂導中西不空吾無憂矣

魏曹純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繇是為遠近所稱年

十八為黃門侍郎

吳諸葛融瑾次子也瑾卒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交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樗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後爲奮威將軍

顧邵字孝則好樂人倫自州郡庶職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未嘗壅滯接引疎遠門無停客宋劉穆之初爲高祖軍府主簿愛好賓游坐客嘗滿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旣好賓客未嘗獨殮每至食時客止十人已還者依嘗下食以此爲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多缺自叨忝以來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有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蔡邕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邕兄局善接待賓客至無多少皆資給之嘗爲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南齊王寂字子玄侍中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王融之敗後賓客多歸之位至祕書郎卒

梁任昉爲御史中丞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

庾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卒於家羊侃爲都官尚書性不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陳魯廣達吳州刺史悉達弟也虛心愛士賓客多自遠而至終於中領軍

孫瑒爲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

絕

後魏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性不飲酒而喜以酒飲人好接賓友子雍字靈和推誠待士士多歸之

鄭伯猷爲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

夏侯道遷豫州刺史頗表解州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嘗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日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馮元興家素貧約食客嘗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恡色時人歎尚之位至中書舍人

北齊段孝言爲侍中丞僕射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闕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

韓晉明軌之子也天統中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日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及披

故紙乎

鄭述祖爲太子少師兗州刺史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脩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邢邵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嘗須賓客自伴官至太嘗卿中書監

後周司馬消難子如之子初在齊子如當朝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邛崔詹等皆遊其門仕至車騎將軍

長孫澄爲大將軍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嘗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留

之

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  
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

隋庾季才爲大中大夫志好宴游嘗吉日良辰與鄉  
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  
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謦之徒雖爲後進亦申游款  
蕞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  
之官至通議大夫

楊玄感爲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  
名之士多趨其門

唐李百藥爲宗正卿好招延賓友罇酒嘗不空

唐憲武德初拜太子右虞侯率後歷散騎嘗侍雲麾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旣無他職事居多閒逸與親戚  
故人酣暢以此自適焉

楊師道爲侍中退朝之後必宴集團池預在賓筵皆  
屬文之士歌童舞女縱以歡娛

趙景慈天水隴西人也父訥隋番州總管景慈幼有  
姿儀美風調高祖潛龍時見而悅之妻以桂楊公主  
及長有文武才幹好交結座客嘗滿接對忘疲弱冠  
得美名於京邑高祖於諸聳中特所親愛位至華州



刺史

李安期爲黃門侍郎好接引隱淪之士及當時名僧道士無不與之爲布衣之交焉

後唐王思同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數千萬

晉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性好談笑喜接賓客文翰爲賞無虛日

周和矩太子太傅凝之父性嗜酒少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文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

翟光鄴家無餘財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笑終日畧無倦厭士大夫多歸之官至宣徽使兼樞密使

冊府元龜

好客

卷之六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九

明筭 明地理 圖畫 博奕

明筭

自隸首作籌容成造曆後之學者不絕英華或妙盡其能或畧窮其理忘寢廢食精驚心游耳不聞於雷霆行或墜於坎窞嘗齟齬而耽味射隱伏以冥符小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

則括毫釐之形大則周天地之數聊屈指而洞明運  
隻筋而無爽若非苦志名山尋師遠道則何以臻此  
哉

隸首作筭黃帝時人善筭

漢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主領郡國上計者

許商為博士治尚書為筭能度功用嘗著五行論曆

藝文志有許商筭術三十  
六卷杜忠筭術十六卷

後漢馬勤為司徒入歲善計計筭術也

桑弘羊武帝時以計筭幸年十三為侍中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丞以善筭為筭工得幸於  
帝

張衡字平子為尚書猶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筭

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鄭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春秋三

統曆九章筭術三統曆劉歆所撰九章筭術周公作  
凡有九篇方田一粟布二差分三少

廣四均輸五方程序六傍  
要七盈不足八鈞股九又因盧植事馬融融素貴玄

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

筭乃召見玄因質諸疑義後徵大司農不起

魏王粲字仲宣為侍中性善筭作筭術畧盡其理

吳顧譚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趙達明筭術事太帝帝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黃武三年魏文帝在廣陵太帝令達筭之日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帝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日五十八年帝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

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畢謂之日倉卒乏酒又無佳肴無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適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日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効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又閑居無爲引筭自較乃嘆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効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尙未也後如期死

太帝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宋闕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筭術妙盡其能太宗詔徵不起

祖冲之為長水較尉又時善筭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後魏安豐王猛子延明為尚書右僕射以河澗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共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高允為太嘗明筭法為筭術三卷

殷紹長樂人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

七曜太武時為筭生博士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

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樂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

與從求九章要術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

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岸崑沙門釋曇

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任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

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聞

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隱審五

臟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上圭周

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

矜特垂憂愍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

十六卷各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  
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  
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  
九卷八十一章明日辰宿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  
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禰禮德以此經文傳授  
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  
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窮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鷲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  
爾至今二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入會經世已久傳  
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

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  
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缺  
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被景穆皇帝聖詔勅臣撰錄  
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  
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經繇  
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度齒頹餘齡日暮每  
懼殞殞顛仆溝壑先帝遺忠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  
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

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北齊許遵明易善筭高祖引爲館客後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日多折筭來吾筮此在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牀大言日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遵果以九月死信都芳河澗人少明筭術爲州里所稱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初爲魏安豐王延明所館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鳥候風諸圖爲器准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芳注重差勾股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

隋蕭吉字文休爲上儀同博學多通猶精陰陽筭術劉炫爲旅騎尉撰筭術一卷行於世

唐傅仁均爲太史令善歷筭

李淳風爲太史令猶明天文曆筭陰陽之學與筭學博士梁永太學助教王真儒等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筭經分二十卷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等奏之付國學行用

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衍

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一行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明地理

夫天地幽微土圭銅渾以測之陰陽變化累黍吹管以候之故知律呂之本軒聖攸明卜筮之書秦虐不毀然則識地理授天時不可謂誣矣卜其宅兆則預辨吉凶相之居第則先言倚伏是知究青烏之術善靈蔡之占其來久矣

樗里子爲秦相卒塋於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西武庫正直其墓

後漢袁安明帝建初八年遷太僕初父沒母使安訪求塋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塋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塋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管輅少帝正始九年舉秀才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



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戶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輅仕至少府丞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審氏所養審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舒後果貴位至司徒

陶侃徵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出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相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父死塋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侃位至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馬

郭璞遷尚書郎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

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又嘗爲人塋明帝徵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塋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塋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矣帝甚異之張裕曾祖澄當塋父璞爲占墓地日塋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較而累世貴顯澄乃塋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亾其子孫遂昌

韓支字景先廬江舒人能圖宅相冢位至廣武將軍宋孔恭妙善占墓高祖徵時塋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嘗與恭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嘗地也帝繇是益自負

南齊荀伯玉爲散騎嘗侍南濮陽太守因事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从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柳世隆爲左光祿大夫侍中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嘗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

陳吳明徹父樹仕梁爲右將軍明徹年四十感墳塋

未備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  
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此應明徹卽樹之最小子也明徹仕至司空  
唐僧泓者黃州人善堊法每行視山原卽爲之圖張  
說深重之晉王建立遼州人有先人之墳在於榆社  
有崗重覆松榆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歷  
青鄆潞數鎮同平章事故建立生自爲墓恐子孫之  
有易也子守恩再歷方鎮後爲西京留守

圖畫

古者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受之以昭瑞命則圖畫之  
作肇於此矣故周禮垂設色之文仲尼有後素之說  
雖曰藝成而下亦乃道在其中者焉乃有思及杳冥  
工侔造化得諸形似之旨加之氣韻之妙觸類而長  
其徒實繁用能闡幽洞微窮神知變眇觀載籍代有  
其人論而次之式示於後

史皇作圖

史皇黃帝臣也  
圖謂畫物像也

敬君齊狂卒也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一能畫者賜之  
錢敬君嘗饑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臺去家日久思  
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魏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郡獺集焉邈位至

司空

吳曹丕與善畫太帝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帝以為生蠅舉手彈之本志無官

晉王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特牛甚妙位至中書令

顧愷之字長康猶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炤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隣女桃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

情女從之遂密去其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為之圖嘗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嵒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恠色

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長康畫維摩詰諸圖世人謂之三絕

南齊何戡建元初爲左將軍吳興太守時高帝頗好畫戡有宋孝武所賜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時陸探微皆能畫歎其巧絕戡因王晏獻之帝令晏厚酬其意

宋測不就徵辟善畫自圖阮籍遇蘓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毛惠遠滎陽人善畫馬劉瑱彭城人善畫婦人當世俱爲第一

殷蒨陳郡人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錮疾醫所不療蒨善寫人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炤鏡狀如欲偶瑱乃密使媼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瘥此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

陳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

贊時人稱爲二絕

陸探微吳人伏曼容素美風彩高祖嘗以方嵇叔夜使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宗測優游齊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

張繇吳人丹青之巧冠絕一時高祖於光宅寺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廻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繇運手

後魏蔣少游假散騎嘗侍與通直散騎嘗侍李彪使齊齊延昌師主顧元吉言於齊武帝曰臣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祖掖未可令反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北齊廣寧王孝珩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

蕭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之遂被眷官至散騎嘗侍

唐闢立本頗好學而以善畫知名猶工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花池中

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詔坐者爲詠召立本

令寫之閣下傳呼云畫師闕立本到立本時爲主爵  
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坐賓深爲  
愧赧退而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  
翰頰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厠役之務辱莫大焉  
汝宜深誠勿習此末伎也然立本性之所好欲罷不  
能也

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  
特見招引位至中書侍郎叅知政事

王維妙於繪事筆蹤措思叅於造化然創意經圖或  
有所缺至於雲峯石色絕跡天機非衆工之所及也  
人有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  
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  
官至右丞

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  
嘗傳之位至簡較左僕射平章事

博奕

仲尼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蓋博奕之所從來久矣乃有專精厥藝獨善  
其事積日以臻乎妙用志以幾於神或以資豪舉之  
氣或以助閒宴之適流風雅尚清言高韻於是乎出

刪府元載博奕 卷之三 晉州

焉其或篤於好尚遂成沉痾廢事棄業怠政墮官此

昔人所以著論而致譏勤於垂誠者也

井公邴人周穆王北入邴邴鄭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井公疑其賢人而  
隱者故王就博

奕秋齊人通國之善奕者

荆軻燕人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默而

逃

漢劇孟雒陽人好博多少年之戲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博之類不

用箭但行梟散格音  
各行五相各散言各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之有故相遂博奕數負進

及帝即位稍遷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

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能彈碁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  
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彈也格五格五碁也碁行碁相碁謂之碁  
其局以右為之

五至即格不得行六博楚詞曰現蔽象棋有六博注  
云投六著行六碁故云六博

鮑宏博經日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

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

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意錢之戲一日射意又  
日射數即攤

魏子山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



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杷蓋局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位至侍中

孔愷性俊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杜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共博爭道位至尚書僕射

吳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爲輩謂之人絕

蔡頴在太子和東宮侍從性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中庶子韋曜著博奕論以諷之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棋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

賈謐嘗侍愍懷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位至侍中

王導爲丞相嘗與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耶

祖納爲軍諮祭酒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納曰我亦忘憂耳

周顛字伯仁爲王敦所殺敦坐有一叅軍檮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阮簡爲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碁長

嘯吏云劫悉簡曰局上劫亦悉其高率如此

陶侃爲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見諸叅佐戒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投於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謝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奪其姝姑物以還戲債爲大將軍王敦長史

王恬多技藝與江霖俱善奕棋爲中興第一終會稽內史

謝安爲衛將軍苻堅率衆次於淮淝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嘗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玄等旣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袁耽字彥道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若此官至

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葛洪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盼乃至不知碁局道  
樗蒲齒名以為句容令

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日南風不兢門生日  
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位至中書令

桓玄強與人博奕取其田宅

又云桓玄見人好園宅  
悉欲取之乃以樗博而

賭

劉毅嘗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

並黑犢以還惟宋高祖及毅在後次擲得雉大喜褰

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高祖惡之

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

一子轉躍未定高祖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

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

以此見借毅後為衛將軍荊州刺史以叛誅

宋顏延之初仕晉為鎮東司馬坐圍碁免官

徐羨之頗工奕棋觀戲嘗若未解以為司徒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

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

官至御史中丞

臧質善蒲博意錢之戲官至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王景文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范景達善彈棋居晉平王休祐左右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謝弘微性無愠色末年與友人圍棋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爲侍中吏部尚書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也少時嘗携蒲公城子野舍及後位太保中書監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舍何在弘默然

何尚之爲侍中中書令雅好棊吳郡褚裔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而褚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褚應從誅尚之請曰褚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肇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藝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又云尚之少好樗蒲既長而折節蹈道

孟靈休善彈棋官至祕書監

南齊蕭惠基爲給事中當時能棋人瑯邪王杭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

於大行思庄戲遲巧於鬪碁太祖使思莊與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杭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杭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江敷爲祕書監領晉安王師敷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殿

沈文季猶善塞及彈碁塞用五子官至平東將軍會稽太守

梁王瞻爲侍中領驃騎將軍於碁猶善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

柳惲善奕棋鵲每勅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官至吳興太守

李安民擊鵲尾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陳司馬申有風槩年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爲對申每有妙思异觀而

奇之因引申游處後卒爲右衛將軍散騎嘗侍

陸瓊父雲公仕梁爲給事中黃門侍郎掌著作大同未雲公受梁武帝詔較定碁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絲是京師號曰神童

後魏有范甯兒者善圍棋與李彪使齊齊武令江南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

高光浮陽人善樗蒲

李幼序趙國人及雒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游肇爲侍中性廉謙不競撰儒碁以表其志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乃志通夜不

止有蒼頭嘗令秉燭或睡卽加杖奴不勝楚痛乃白琛曰卽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不敢

暫辭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慙感

後周薛端爲尙書右丞掌選事梁主蕭譽曾獻瑪瑙鐘太祖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鐘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鐘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帝大悅卽以賜之

王思政爲中軍大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時太祖執政

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  
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綉及雜綾絹命諸將擣蒲  
取之物既盡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先得盧  
者與之次至思政乃歛容自誓一坐盡驚卽拔佩刀  
膝上苟不成盧將自殺拊髀擲之帝方令止已爲盧  
矣乃拜而受賜

唐王叔文貞元末以棋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宮叔文  
嘗侍棋

王倚善奕寶曆初爲待詔

張賈自鴻臚卿出爲衢州刺史文宗顧謂賈曰聞卿  
大善長行賈知帝不豈博遂自解說乃曰公事之餘  
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好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  
事也

顧師言爲棋待詔大中八年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王  
子善圍棋宣帝令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  
玉局冷暖玉棋子時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  
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敬服  
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詭曰第三手其  
實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禮賓曰勝第三可見  
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

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晉房知温兗州瑕丘人初鎮將牛存節屯於郡好樗博每求辨彩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卒爲青州節度使

鄭雲叟隱居華山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朔風大雪亦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天成中徵右拾遺不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

總錄部 一百三十

救忠

夫患難相死謂之至行緩急時有載之前言然而士之處世豈嘗其遇或遭難虞之會或罹困阨之辱禍不旋踵危若綴旒秉志雖直而莫申臨難無苟而易訴乃有扶義侷儻以自任錄衷感激而克壯畫策微



婉以救其死挺身赴蹈以脫其慝以至抗封踰以論  
解伏軒陞以固爭卒能消赫斯之怒全最爾之質茲  
所謂濡足拯溺焦頭救焚得以謂之仁矣

周閔天事西伯殷紂信崇侯虎之譖而囚西伯閔天  
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  
他物奇恠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乃悅曰此一  
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  
使西伯得征伐

申叔展楚大夫楚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卬言號申叔  
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卬也無社素穢叔展故因卬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

無有山麴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

敢正言故謬語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日日於宵井而拯

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

又教結茅以表井又教結茅以表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

焉號而出之號哭也

祁奚晉大夫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其黨羊舌虎

虎叔向弟也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亾若何言離囚何若於死亾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如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赦吾

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謂不拜不拜 而曰必

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 晉侯問叔向之罪

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有焉言叔向篤親親於是

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勲功也言

功者當明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

信定安之 故勲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 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而

禹興言不父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

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過 管蔡為戮周

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言兄弟罪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其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叔向亦不告免

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叔向晉大夫也齊陳無宇送女於晉謂無宇非卿執

諸中都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君使公族逆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

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趙文子晉大夫也初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子圍

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穆子名豹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

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

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

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

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

逃魯必不免也是吾出而危之若爲諸侯戮者魯誅

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

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

敢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豹文

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憂乎若皆卹國

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凌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

訓何敗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

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向固請於楚而免之

江上丈人莫知其名族也初伍員過於荆至江上欲

涉涉渡見一丈人挾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

已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之謂

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

上獻

丈人不肯受

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者子

胥吾尚不取

周禮侯執圭言爵之為侯萬擔萬石金二十兩為鎰不取子胥以受此賞今

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遇於吳

遇猶至

使人求

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曰祝江上之丈人

盱夷六國時人也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

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

為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

為魏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

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赦董慶以善魏而疑

之於楚也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

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

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

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

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

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謂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身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詞決而行侯生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嘗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首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任重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日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范痤故魏相也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

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  
 上屋騎危危棟上也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  
 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  
 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  
 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  
 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漢項伯名纏項羽季父也為左尹沛公西入咸陽項  
 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  
 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  
 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

沛公誠欲背項王耶公曰鯀生說我距關粵內諸侯

鯀七垢干垢二切鯀小人也

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

度能卻項王乎

卻丘畧切

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邀

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姻令伯具告沛

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

沛公

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項羽亞父范增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中欲擊沛公項伯嘗屏蔽之

王陵沛人也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初陽武人張

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

各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

質鐵也

身長大肥白如

瓠時陵見而恠其美乃言沛公赦勿斬陵位至太傅

朱家魯人也初高帝數為項籍將季布所窮項籍滅

高帝購求布千金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漢

求急乃髡鉗置廣柳車中弁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

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

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職嘗也言此乃

嘗道也一日職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帝始得天下

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

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

父伍奢為平王所殺乃奔吳教吳伐楚平王以卒其後吳師之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二百也

若何不從容為帝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

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侍謂侍於天子帝問謂務事之際

乃赦布

朱建封平原君惠帝時人或毀辟陽侯審食其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

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辭曰獄

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高祖時則有籍孺孝

惠時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各為孺而姓各別說曰君

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

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舍

怒以誅君何以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  
 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於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  
 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已大怒及其成功  
 出之乃大驚呂太后歿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  
 至深辟陽侯於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  
 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

郭舍人武帝時倖倡也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號  
 之曰太乳母後乳母家子孫奴縱橫暴長安中聞於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處之於邊奏可乳

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  
 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何不疾行陛下  
 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  
 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公孫敖為騎郎武帝時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帝皇  
 太后長公主女也陳皇后武帝始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

子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

士往篡之逆取日篡故得不死



辛慶忌為左將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雲曰安昌侯張禹上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王咸為博士弟子鮑宣為司隸坐大不敬不道下廷尉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宣遂得減死一等髡鉗

後漢劉賜為光祿勳初任光者少忠厚為鄉里所愛

初為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置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

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

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鮑德為黃門侍郎初竇憲薦張林為尚書陳寵言其

貪濁憲深恨寵既秉權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

責之德素敬寵說憲命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

深見納任故从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

鍾離意爲尙書僕射詔賜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嘗人所容若以懈怠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笞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

張峻山陽人也前爲懷令章帝二貴人父宋楊峻友人也貴人旣被譖自殺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峻與左馮切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霍譖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譖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雒陽詔獄掠拷困極譖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譖才志卽爲奏原光罪譖繇是顯名後位廷尉

李篤東萊人也時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嘗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請誅之覽竭絕章奏並不得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流轉東萊止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手欽因起撫篤

曰遵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何如自傳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

賈彪爲新息長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較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口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何顒南陽人也屬黨事起變姓亾匿汝南間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嘗私入雒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阨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

彭伯爲議郎時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盧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伯諫卓口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而已

魏嘗林河內温人時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過客爲諸生所白匡

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响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亾將至何暇輔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原林叔父林位至光祿大夫賈詡姑臧人漢末爲郎疾病去官時獻帝旣東而李催來追司徒趙溫太嘗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催所嫌欲殺之詔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

孔融爲將作大匠時楊彪爲尚書令建安元年獻帝從東都幸許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公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寔說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曹公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公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

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仁智  
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  
內聽觀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曹公不得已遂理出彪

陳琳字孔彰廣陵人也初清河崔琰以琴書自娛袁  
紹聞而辟之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  
辭繇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與琳营救得免仕至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張弘爲呂布刺姦陳登爲魏太祖先驅以討呂布時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與求和同登  
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  
登

鮮于輔爲度遼將軍時魏國初建徐邈爲尚書郎時  
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較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日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因得免刑

陳羣爲侍中領太祖東西曹掾時五官將文學劉廙  
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  
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自明主之意

吾何知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涉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中終不言人莫知之

蜀劉巴字子初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遠適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繇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嘗人不可殺也

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諮訪

吳趙昱瑯琊人與張昭友善刺史陶謙舉昭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初後主牧左國史侍中韋曜下獄將殺之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答天間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

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李陵爲漢將軍兵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不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子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後主不許

其寧字興霸初依黃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蘓飛薦寧祖不用寧於是歸吳勸大帝取祖大帝遂授寧兵屯當口大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蘓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大帝爲諸將

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大帝言飛疇昔舊恩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大帝感其言謂曰今  
 為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重生之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亾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  
 大帝乃赦之

諸葛瑾字子瑜初為大帝中司馬大帝嘗舉孝廉吳  
 郡太守朱治大帝舉將也大帝曾有以望之而素加  
 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  
 乞以意私自問遂於大帝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

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大帝大帝喜笑曰孤意解矣  
 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大帝又恠殺尉殷模  
 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大帝怒益甚與相反覆惟  
 瑾默然大帝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  
 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弱披草萊歸  
 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  
 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  
 敢有言大帝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又虞翻以

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

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治物比蒙清論有以

保全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劉基爲大司農大帝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大帝欲殺之威怒甚盛繇基諫諍翻以得免

孫鄰領豫章太守召還爲繞帳督時太嘗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意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爲濬意卽解燮用得濟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時虞翻以數犯顏諫爭坐徙丹陽涇縣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册府元龜